

CHINA BIRD WATCH

中国鸟类观察

2008年第4期 总第62期

August 2008 Issue 62





《中国鸟类观察》全彩本

用我们的眼睛一起来发现



本页图片摄影：陈亮、董磊、董国泰、李立伟、
李晟、孔思义&黄亚萍、王瑞卿、颜军、杨华、左凌仁

目录

在福建沿海，一只黑嘴端凤头燕鸥的下喙不幸套上了一个废弃的塑料管，依靠自身难以摆脱，引起台湾海峡两岸鸟会鸟友的共同关注，正积极想办法为它解困。

两岸鸟友共同关注受困“神话之鸟”

钟 嘉 3 页

中国鸟类学者在广西弄岗保护区发现了弄岗穗鹛，经过研究证实它们是世界上从未被描述过的鸟类新种，这一新鸟种在2008年4月的世界权威鸟类学刊物《The Auk》上正式发表。此文为读者答疑解惑：新鸟是怎么发现的？为什么是穗鹛属？为什么以弄岗命名？为什么没有做分子生物学鉴定就能确定是新种？

鸟类新种的发现 “弄岗穗鹛”

(广西) 蒋爱伍 周 放 4 页

2008年5月2日，在四川木里蚂蝗沟，观鸟者记录到5只白点鹇，几乎和19年前调查记录地点完全一致。但是当地政府目前并没有具体措施保护这一濒危鸟种。

四川木里再现白点鹇

(香港) 孔思义 黄亚萍 7 页

栗斑腹鹇，目前估计总数量不到1000只，是在10年内从地球上消失，还是继续生息繁衍下去，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栗斑腹鹇濒临灭绝亟待拯救

(北京) 王瑞卿 李 飞 10 页

在百湖之城武汉，夏天的水鸟记录中，棉凫最吸引人。在远郊的涨渡湖见过棉凫，也有了一个疑问，棉凫少见的原因，是否是由于夏天大家很少看水鸟，忽略了它的存在呢？

百湖之城寻棉凫

(武汉) 朱小明 16 页



编辑部

本期责任编辑：王瑞卿 危 寒

编辑：雷进宇 雷 铭

刘天天 乔颖欣

荣开远 王西敏

危 寒 熊 焰

杨志栋 钟 嘉

英文翻译：黄晓清 乔颖欣

王西敏 张嘉颖

排版、印刷：王瑞卿

电子版制作：乔颖欣 张嘉颖

邮寄：王瑞卿 乔颖欣

韩 京 黄晓清

电子版（博客）地址：

<http://birdwatcher.blogbus.com>

电子信箱：

birdwatcher2001@gmail.com

邮寄地址：

100026 北京朝阳区金台西路二号
民 20-4-616

《中国鸟类观察》编辑部

主 办：

中国观鸟组织联席会议

赞助机构 Sponsored by



达尔文基金

Darwin Initiative

支持机构 Supported by



香港观鸟会

Hong Kong Bird

Watching Society



黄纹拟啄木鸟在中国的分布，多数资料都只提及雷州半岛。几十年来，雷州半岛的原始森林丧失殆尽，黄纹拟啄木鸟的“失踪”也在所难免。近年来在广西龙州多次发现黄纹拟啄木鸟，值得关注。

失踪的黄纹拟啄木鸟

(广州) 洪宏志 17 页

2005年厦门观鸟会在福建邵武发现斑头大翠鸟，是该鸟种在福建的首次记录；2006年，福建省观鸟会又在福建将乐陇西山发现了斑头大翠鸟，继而厦门观鸟会在此地观察到大量繁殖；然而2007年，一个标本厂在陇西山采集鸟类标本的行动过后，大翠鸟的命运岌岌可危了。

斑头大翠鸟的发现与随想

(厦门) 江航东 19 页

要想找好鸟，有十个地区值得投入更多关注

去哪找好鸟

雷进宇 刘 阳 22 页

高效率的一次青海观鸟行动，4天目击130多种，主要目标黑颈鹤、朱鹀、贺兰山红尾鸢、黑尾地鸢、蓝马鸡、白脸鵟、斑尾榛鸡等，都如愿收获。

青海四日观鸟报告

(北京) 陈 亮 24 页

在鸟类的各个类群之中，雉类是最让观鸟者期待和兴奋的类群之一。四川是雉类的王国，作者经常会去四川西部的一些自然保护区和林区，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几个川西雉类——雪鹑、勺鸡、四川雉鹑、斑尾榛鸡、白马鸡的小故事。

川西雉类小记

(北京) 李 晟 27 页

《绿野仙踪》节目介绍 30 页

各地鸟会专栏 30 页

福建省观鸟会、深圳市观鸟协会、
浙江野鸟会、武汉观鸟会

特色鸟讯 32 页

封面：弄岗穗鹛 摄影 杨华

广告： 封三 南阳光学 封底 兴华拓展

编者絮语

在鸟友的资助下，这一期的《中国鸟类观察》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和大家见面了，虽然只是临时一期的全彩刊，但这是我们一直努力的方向——将更多更好的文章与图片奉献给各位鸟友。

精彩的形式自然要有精彩的内容相搭配，将有数个明星鸟种在本期亮相。首先登场的是弄岗穗鹛。它是自1932年任国荣教授发现金额雀鹛以来，第二个被中国人发现并命名描述的鸟种（不包括从亚种提升的鸟种）。但是这一物种目前已知的唯一分布区只局限在弄岗及周边极其脆弱的喀斯特森林，数量也仅为100对左右。白点鹇则是19年来首次现身，对于这一神秘的鸟种，人们还知之甚少。栗斑腹鹛是长期被人们忽略的一种小鸟，原因不明的数量下降至今还在持续。如果我们不加以援手，栗斑腹鹛可能在十余年内灭绝。其他登场的“明星”命运也令人堪忧，鸟友们不断的探寻、调查与研究表明，栖息地的破坏，人为的捕猎，对斑头大翠鸟、黄纹拟啄木鸟等鸟种的生存繁衍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这一期带给读者的不仅是明星鸟的秘密生活，也希望有更多的眼睛一起来关注它们，关注它们的家园。

两岸鸟友共同关注受困

“神话之鸟”

At the coast in Fujian, one Chinese Lesser Crested Tern was found to be hitched by a plastic pipe. It is too hard for itself to get rid of the pipe, so birders in Fujian and Taiwan are trying hard together to find a way to help this Chinese Lesser Crested Tern.

本刊讯 自7月20日起，在台湾海峡两岸，一只特别的黑嘴端凤头燕鸥受到了两岸鸟友和野生动物保护单位的共同关注——它的下喙不幸套上了一个塑料管，依靠自身难以摆脱，它的命运因此牵动了所有得知这一消息人的心，如何帮它解困，更是令大家煞费苦心。

几乎是在同一天，台湾游客在马祖群岛，福建鸟友在闽江口，分

别观察并拍摄到了一只特别的黑嘴端凤头燕鸥，它的下喙套上了一段管状的白色硬塑料，不能摆脱。因为它在岛屿和江口海滩之间来回飞，两岸鸟友都目睹了它的困境。这一天是2008年7月20日。

消息通过网络在海峡两岸鸟友间迅速传开，刊登这个消息的马祖当地报纸网页，也被大陆鸟友转发到福建省观鸟会的网站，并被链接到更多大陆观鸟网站。众鸟友在判断出这个套子是硬塑料之后，如何利用网捕技术捉到它帮它解困，就成了热门话题。而它是否还健康，能否坚持到被救，也是众人最关心的。几位福州鸟友更是连续多日冒着高温到海滩上观察监测它的动向，把消息和图片发到网站上，不断报告观察结果：它能够与其他燕鸥一起在马祖与闽江口之间来回飞翔，

从发现它受困到现在已经多日，看体力状况估计它还能进食，暂时没有生命威胁……

台湾那边的消息则是，台北鸟会应马祖鸟会的求助迅速行动，派出专门人士飞抵马祖，数次乘船登岛，试图网捕，帮它解困。但因为种种技术性的制约因素，救助行动并不顺利。厦门观鸟会与福建省观鸟会都在积极联系本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准备在闽江口滩涂也伺机网捕。具体到技术性问题，两岸鸟会之间进行了频密的交换意见，准备了多种方案。

与此同时，上海、深圳等地的鸟友赶赴福州，上闽江口观察这只“神话之鸟”，即使不能实际出力帮忙，也要在精神上支持福建鸟友的监测。7月26日，他们在闽江口如愿看到这只受困的黑嘴端仍然在正常飞翔。而台湾那边传来的消息说，最早发现它下喙被套住的时间是7月10日，连续十几天受困但仍能正常飞翔，说明它能够进食以维持健康。

7月28日，台风“凤凰”来了，两岸的营救计划暂停。台风过后的8月2日，福建鸟友在闽江口观察到4只黑嘴端凤头燕鸥，没有看到有下喙被套的。它解困了么？我们期待进一步的消息。

（钟嘉）



受困的黑嘴端凤头燕鸥
陈林 摄



■ 文：（广西）蒋爱伍 周放 摄影：杨华

鸟类新种的发现

弄岗穗鹛

Chinese ornithologists found Nonggang Babblers in Guangxi Nonggang Nature Conservation Area. After research, they were confirmed to be a new bird species that has never been described in the world. In April 2008, this new species was officially published in "The Auk" which i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ornithology publication in the world. This article aims on answer questions for our readers: how the new bird was found, why Babler and why name after Nonggang, why new species without a molecule biological identification.

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香港嘉道理农场生物多样性奖学金项目的资助，我们对广西西南部喀斯特森林鸟类进行多年调查。2004年以来，我们在广西弄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内看见了一种非常特别的鸟类。它整体为褐色，常在岩石上活动，很少飞行，以昆虫和蠕虫为食，似乎是一种少见的鹛。然而，经过仔细观察以后，发现它又与一般的鹛明显不同，主要是这

种鸟类身上缺少鹛类特有的鳞状斑纹，而且脸上新月形白斑和喉咙的斑点也与记录的鹛完全不同。这种奇怪的鸟在弄岗自然保护区并不罕见，我们在不同季节的几个地点都有所发现，在秋冬季更容易看到。根据我们对中国鸟类的了解，我们敏感地感觉到这可能是个科学上从未描述过的新种，至少也应该是个中国鸟类的新记录。

持续的观察之后，我们越来越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新的鸟种。我们觉得应该要采到几个标本，以便更准确地了解它的分类地位。然而捕捉这种鸟的过程却是非常费力，自2005年1月以来，我们连续多次在发现这种怪鸟的地方张放了雾网。可是历经多次，这种怪鸟并未上网，它好像总有一种特殊的能力避开雾网一样。2006年1月，我们加大了雾网的密度，同时把雾网更多的放在它经常觅食的区域。可是仍然没有收获。正当我们失望至极，准备回家过年之时，终于捕捉到两只这种怪鸟，更为幸运的是，恰好是一雌一雄，正好可



弄岗保护区位于广西崇左市，具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和岩溶地区热带季雨林

以作为正模和配模标本。

采到标本以后，我们马上进行鉴定工作。根据检索表和鸟类志的描述，鉴别到这种鸟归于穗鹛属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它具有典型的穗鹛属特征，如额羽羽干坚硬。然而再往下鉴定就比较困难，到底是一个科学上从未描述过的新种还是中国鸟类新记录，就开始有所犹豫。因为全世界共有穗鹛属鸟类 26 种，也有人认为是 27 种。在越南就有一种最近才发现的乌穗鹛体型与在弄岗采的标本较为相似，且分布区离弄岗也不算太远。因此好长的时间，我和周放教授都在为这种鸟是一种新种或新亚种抑或是乌穗鹛进行讨论，并查找了大量的资料。在采到标本三天之后，周放教授坚定地告诉我：这是个鸟类新种，你过完年马上返校写文章吧。听到周教授说这是个鸟类新种的时候，虽然此前我们也多次戏称这是个鸟类新种，可是我当时仍感觉自己恍若梦中，总感觉这种好事离我太远。要知道由我们国家鸟类学家描述的鸟类新种少之又少。周放教授这种学术勇气至今仍让我钦佩不已，当然这种学术勇气是以深厚的鸟类学知识为基础的。

过完年以来，我们马上开始了论文的撰写工作，并将其命名为 *Stachyris nonggangensis*，英文名为 *Nonggang Babbler*，中文名则为弄岗穗鹛。当年 4 月份，初稿已经完成，我和周放教授都决定将其投至美国鸟类学会的《The Auk》杂志，那是世界上最权威的鸟类学杂志之一，在这一刊物上发表则表示获得了全世界鸟类学家的认可。可是 AUK 杂志真的要求非常严格，投出去后先后四易其稿，最终在 2008 年 4 月的杂志上得以刊出。

有关弄岗穗鹛很多鸟友都十分关心，有朋友通过不同的途径问我们一些问题。这次，借《中国鸟类观察》我们将一一回答朋友的问题，以感谢大家的关心。



1. 为什么这种鸟是穗鹛属鸟类？

在新种发表后，有很多鸟友看了照片，对这个新种属于穗鹛属很是不解，觉得这个新鸟应该是噪鹛类或别的其它类。关于这个新种的分类地位问题，最早观察时我们以为是鹪鹩的一种，是因为它总在地面活动，较少飞翔，行为与弄岗常见的短尾鹪鹩非常相似。我们采到标本后，看过标本照片的部分人也认为可能是灰岩鹪鹩的幼鸟。但是该新种缺少鹪鹩特有的鳞状斑纹，其它特征也与鹪鹩不相符合，故否定了是鹪鹩的可能。弄岗穗鹛体长虽然将近 18cm，比国内原记载最大的穗鹛——斑颈穗鹛还要稍大一些，但是比起噪鹛属的鸟类来说，它还是小得多。画眉是国内最小的噪鹛之一，弄岗穗鹛显然要比画眉体型小得多。弄岗穗鹛尾长约为 6cm，在分类检索中，穗鹛和噪鹛可用尾长来分开，因为噪鹛属的鸟类尾长都在 9cm 以上。更为重要的是弄岗穗鹛额羽羽干坚硬，在观察中明显感觉到直立，这也符合穗鹛属的特征。

2、为什么叫弄岗穗鹛？

有些鸟友对弄岗穗鹛的命名问题十分感兴趣，对被命名为弄岗穗鹛有些不解，认为最好根据特征命名为白耳穗鹛或斑喉穗鹛，这些鸟友的意见都有合理之处。自从瑞典生物学家林奈创立双名法以来，对生物的命名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根据生物的典型特征，进行命名，如纯色啄花鸟，其学名就有一种颜色之意；也有很多分类学家根据发现地或为纪念某个人而进行命名，这种在鸟类命名中也很常见。这两种命名习惯孰优孰劣实在很难下结论，只能是各有优缺点，第一种可以说明它的特征，便于分类学的识别，然而往往在分类学上好多物种差别较小，很难用简单的文字来说明它的特征。第二种命名



法则能较为准确地说出它的分布或其纪念意义。有很多人认为第二种方法不科学的原因就是因为物种分布往往不只是所说的范围，如四川旋木雀不只分布在四川，四川山鹧鸪不只分布在四川。其实这是一种误区，说四川山鹧鸪只分布在四川完全是自己先入为主，片面地理解。就好比一个人名叫“高大壮”，这个人也可能很瘦弱一样。

我们将其命名为弄岗穗鹛是因为从目前调查来看，这种鸟仅分布于弄岗自然保护区及附近保存较好的喀斯特森林之中，正是为了突出这种鸟的分布狭窄性，同时也为了增强弄岗自然保护区的自豪感，从而促进对弄岗穗鹛的保护和研究。如何命名对一个物种的保护也很重要，海南山鹧鸪和四川山鹧鸪这几年都得到较好的保护，容易引起当地政府的重视，我想在一定的原因上得归功于它们的名称带了当地行政区名字。在弄岗自然保护区有一种广西林蛇目前也仅仅分布于弄岗及其附近地区，但是弄岗保护区却对其知之甚少，他们还以为是广西都有分布，因此在保护区工作中很少有专门针对广西林蛇的保护研究工作。

3、为什么没有做弄岗穗鹛的声音学或分子生物学的鉴定？

近年来，使用分子生物学和声音学进行鸟类分类，确实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使科学界对鸟类分类有了重新的认识。但这并不表示发表每一个新种都需要进行分子生物学或声音学的工作。实际上，新种或者新亚种之间如果在形态上差异很明显，根本无需做分子生物学测定，用经典分类学方法就可以定出新种或者新亚种，这也是分类学家最基本的能力。在弄岗穗鹛的分类研究中，因为这种鸟和所记载鸟类差别较大，根本无需进行声音和分子生物学研究即可确定这是一个新种。一般来说，发表新种或者新亚种是一篇文章，探讨新亚种与指名亚种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系统关系则是另一篇文章，两者可以捏合成一篇，但绝不是必须捏合成一篇。当然，以后积累更多的资料后我们也会进行弄岗穗鹛分子生物学和声音学研究，以加强对这一鸟类的了解。



四川木里 再现 白点鹇

On May 2nd, 2008, five White-speckled Laughingthrushes *lanthocincla bieti* were observed in a valley near the Mahuang Gou area of Muli County in Sichuan Province, 19 years after the previous observations in the same area. There is no official protection in the area for this vulnerable species.

■ 文 / 摄：（香港）孔思义、黄亚萍

一些背景

白点鹇 *Lanthocincla bieti* (前学名 *Garrulax bieti*), 是一种稀有的中国特有鸟类, 可供参考的文献和纪录资料不多。早在1897年法国传教士兼自然学家Francois Biet把首个在云南西北澜沧江 Tsekou¹ 地区采得的标本, 存放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内。白点鹇的学名以姓氏 Biet 命名。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一些外国探险家到云南西北部和相邻四川省西南的木里县去采摘各种各样的标本, 当中包括白点鹇标本, 全运到了自己的国家。

1960 年郑作新和彭燕章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山脚取得白点鹇标本。郑作新(1976)《中国鸟类分布名录》和郑作新(1987)《中国鸟类区系纲要》中, 把白点鹇列为斑背噪鹇的一个亚种。Meyer De Schaunsee(1984) 把白点鹇分列为独立鸟种。他认为白点鹇外貌形态均展示了斑背噪鹇和大噪鹇的“斑”和“点”的特征。其后郑作新(1994), 另外较近期的有约翰·马敬能、卡伦·菲利普斯、何芬奇(2000) 和 del Hoyo, J., Elliott A & Christie, D.A. eds. (2007) 均将白点鹇独立为一鸟种。

生境

早期的白点鹇标本采于海拔3000至4500米间的冷杉和云杉林。二十世纪后期大量砍伐冷杉和云杉树林, 使得这类生境受破坏, 令这种分布狭窄和偏爱特殊生境的噪鹇, 被国际鸟盟列入《世界濒危鸟类名录》易危物种名录。

再发现白点鹇的山沟由西南向东北伸展, 山沟中间有小溪流淌。可沿牧牛小径进入山谷。进行考察的地段为海拔 3,050 米至 3,300 米。

沟内山坡有稀疏零落的原始阔叶林地以及成熟的冷杉和杜鹃林区。次生阔叶树木在前砍伐地区生长亦渐趋成熟。大片箭竹(品种未辨别)约高三米, 生长在相对较狭窄的海拔高度地域内(大部分在3,100米至3,300米内), 覆盖树林下层。这些箭竹混交林区估计是白点鹇喜爱或依赖的生境。

1989 年四川省木里县的鸟类调查

1989 年 4 月美国鸟类学家 Ben King² 与四川林业局合作在木里县进行鸟类调查, 共录得 87 个鸟种。Ben King 在 3,100 至 3,200 米海拔高度的竹丛发现白点鹇, 并记录了白点鹇的鸣声。他以“相当普遍, 但难于观察”来形容当时白点鹇状况。Ben King 曾建议在木里县为白点鹇设立小型自然保护区。调查报告在1988香港鸟类报告内刊登(1988年度的香港鸟类报告在1989年出版)。

¹ Tsekou 可能为现今德钦县茨菇。

² Ben King 是东南亚鸟类野外手册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South East Asia 1975) 的作者



³ 三区 - 茶布朗
(地图上有只马匹才
走得通的省道由茶
布朗往稻城去)

2006 年为白点鹇初访木里

2006年的12月我们带了报告副本到木里县去找寻白点鹇。由蚂蝗沟开始向康坞大寺沿路观察。寻找可通往山沟的小径,寻访长有竹丛的山沟。由于对木里较偏远地貌的好奇,我们找到一位当地开四驱车师傅,带我们进入离木里县较远的三区 - 茶布朗³。为了要看可走往亚丁的水洛乡,在商店楼上的旅店住了一个晚上。回程时险被大雪困在山上。回到山脚下,在往瓦尔寨寺庙途中,得知约在两小时前公路上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意外,一辆超载的四驱车冲下山崖,车上七人只有两人生还。离开木里前再访数个有竹丛的山沟,此行可说有惊无险。虽未能寻获白点鹇的鸟踪,但对木里县的地理和生境可算有了概括的认识。

2007年我们把往木里寻找白点鹇的报告在互联网上发放,其后开始与在北京工作的 Bjorn Anderson 电邮往来,讨论有关白点鹇资料和往木里寻找白点鹇的事宜。Bjorn 把他在2005年赞助的木里白点鹇调查报告发给我们,并提及收到 Ben King 寄给他的白点鹇鸣声。2005年4月的调查中并没有发现白点鹇。细看调查报告与我们在2006年的木里旅程调查的地点比较后,我们两人均有相同的感觉,或许我们已找对了地方,对再发现白点鹇有了更大的把握。在2008年初与 Bjorn 初步约定在五月份一起往木里寻找白点鹇。

2008 年为白点鹇再访木里

我们由成都飞往西昌,再坐客车往盐源,早上由盐源坐客车往木里。电讯网未能覆盖山谷地区,由于通讯断绝,没法按原定计划于5月1日下午跟 Bjorn 和其他人会面。5月2日到了目标地区,随当地人提示,往附近的一条山沟去与他们会合。

约正午12时,小径上与首次会面的 Bjorn、Nick、Sid 和 Roland 遇上。互相招呼、问候其间,传来似噪鹇的三组音节鸣声。我们到较开阔位置,约30米外小溪对面山坡看见竹子摇动,一只噪鹇(A)在对面山坡下的竹林出现,虽然有点儿背光,但清晰看见一只体型中等,身上布满斑点,眼部白色的褐色噪鹇。

另一只噪鹇(B)喉部深色的部分相对较少,站在我们背后山坡的竹子和地上活动,最近距离约10米。

数分钟后,噪鹇 B 经过小溪回到同伴旁边去。我们在小溪的另一面观察,它们在横卧地上的树干上活动,更一起在地上搜索食物,不久,便消失在山坡浓密的竹丛里。当



蚂蝗沟生境

天山沟内的白点鹇目见两只，另听见三只⁴。

鸟种描述：

所观察的噪鹇体型中等，尾长。整体赤褐色，头部较深色，眼先及眼部白色。眼上面的白色部分止于眼后，而眼下的白色部分与深褐色线从眼后延伸至枕部。虹膜稻草黄色。颈部有由赤褐色羽毛白端形成的细小白点。

胸、上腹及胁的褐色羽毛，均有黑次端带和半月形白端。黑白斑驳，黑斑白点，半月形白端对比显著。

与胸、上腹比较，下腹色浅，较素净。胁、腰及尾基均有黑斑白点，半月形白端的斑纹。

背部，翅膀及覆羽上的半月形白端，更觉显眼。折叠初级飞羽，边缘灰蓝色。

腿脚粉红；嘴象牙色，上偏灰，下灰粉红。

我们假设所观察的噪鹇是一对，雌、雄 整体外观相约。一噪鹇喉部深色的部延伸耳羽和颈边，另一噪鹇喉部深色的部分相对较细或窄。

总括来说，在木里县所观察得的白点鹇，与在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观察的斑背噪鹇十分相似。

判断依据：

观察者均有观察斑背噪鹇的经验，基于鸟上身和下身许多部位的羽毛，均有明显白端或黑次端带和半月形白端，形成的白点外观，背部特别明显。

在观察地点参阅 del Hoyo, J., Elliott A & Christie, D.A. eds. (2007)《世界鸟类手册》第十二册内第十七版插图的白点鹇绘图影印本及马敬能、菲利普斯、何芬奇(2000)《中国鸟类野外手册》后，确定所观察鸟种是白点鹇。

白点鹇的三组音节鸣声十分独特。del Hoyo, J., Elliott A & Christie, D.A. eds. (2007) 在世界鸟类手册第十二册内其中一种鸣声的描述“wi, chiu-wu, wu-wu-wi”。这与鸟类学家 Ben King 于 1989 年在木里县康坞大寺、蚂蝗沟等地区作鸟类考察时所录得白点鹇录音鸣声相符。

四川木里县内并没有自然保护区，2008 年 5 月在公路旁看见本地人持有长枪。希望政府能在木里县设立自然保护区，确切保护白点鹇所依赖的特殊生境免受破坏，严格执行野生动物保护法。

⁴ 在该山沟调查了两个早上，翌天相同位置看见，相信是同一对噪鹇。



参考资料

Anderson B (2008) White-speckled Laughingthrush *Garrulax bieti* rediscovered in Sichuan, China *Birding Asia* 9: 94-95 Oriental Bird Club, UK

Cheng Tso-hsio (Zheng Zuo-xin) (1987) A synopsis of the Avifauna of China Science Press, Beijing & Paul Parey Scientific Publishers, Hamburg and Berlin

del Hoyo, J., Elliott A & Christie, D.A. eds. (2007). Handbook of the Birds of the World. Vol. 12. Picathartes to Tits and Chickadees: 246 & 253. Lynx Edicions, Barcelona.

De Schauensee R.M. (1984) The Birds of China.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USA.

King, B. (1989). Some bird observations at Kangwu Liangsi, southwest Sichuan Province, China. 1988 香港鸟类报告: 102-110. 香港观鸟会有限公司, 香港。

MacKinnon, J. & Phillipps, K. (2000). 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K.

约翰·马敬能、卡伦·菲利普斯、何芬奇(2000) 中国鸟类野外手册 湖南教育出版社

郑作新(1976) 中国鸟类分布名录 科学出版社 北京

栗斑腹鸫

濒临灭绝 亟待拯救

■ 文 / 摄：（北京）王瑞卿 李飞

To disappear from the earth within ten years, or to keep on living and breeding, it is now a crucial time for Rufous-backed Buntings.

In tens of years, they disappeared step by step in the far east of Russia and the eastern area of northeast of China. The group breeding around the binding area of Jilin and Inner Mongolia is also reducing year by year. Nowadays, they are less than 1000 in estimate.

We are calling for more attention and care trying to save this species from severe danger.





有一些鸟正在无声无息地走向灭绝，栗斑腹鹑就是这个不幸行列中的一员。虽然在国际鸟盟的评级里，栗斑腹鹑仅被列为易危(VU)，但是它的处境要比很多位列濒危(EN)乃至极危(CR)的鸟更加危急：种群数量不明原因地下降，栖息地不断破碎化，人为干扰和它本身的“挑剔”，都将这种看似平凡的小鸟逼上了绝路。

栗斑腹鹑的历史记录与研究

栗斑腹鹑貌似常见的三道眉草鹑，但是雄性栗斑腹鹑腹部有一块深栗色的近圆形色斑，雌鸟的腹部色斑较淡，或者近似于没有，但其灰色的腹部还是很容易和三道眉草鹑的红色腹部相区别，此外栗斑腹鹑与三道眉草鹑的鸣叫也有差异。

栗斑腹鹑最早由 Taczanovski 于 1888 年在 Ibis 上发表，最初被认为仅分布于亚洲大陆东缘，前苏联乌苏里边区与朝鲜交界附近的方圆数十里的地区，且我国东北的东宁是其唯一的扩散繁殖区(Yamashina, 1957)。1966年，傅桐生与陈鹏在论文《栗斑腹鹑的分布及其繁殖习性》中指出，东部沿海分布区并非仅限于乌苏里边区方圆数十里处，而是在我国珲春—延吉一带广泛分布，西部的分布区主要包括吉林省与内蒙古交界的大兴安岭南端，该地区同时也是主要繁殖区。此外，傅桐生与陈鹏还证明了该鸟在我国东北吉林省西部与内蒙古东部交界一带是留鸟。除上述地区外，在黑龙江的镜泊湖、阿城、帽儿山、哈尔滨、对青山，辽宁的辽阳，河北的北戴河以及北京等地也都有栗斑腹鹑的零星记录。

在历史上，栗斑腹鹑并不少见，其中数量掌握比较清楚的是俄罗斯。栗斑腹鹑在俄罗斯的分布地主要是俄罗斯、中国与朝鲜接壤的地区，也就是波西耶特港海湾到图们江一带。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栗斑腹鹑是当地地区性常见的繁殖鸟，60年代中期，估计约有数百对。然而，从70年代早期起至1977年，当地没有一笔繁殖记录。在俄罗斯，至今已有将近20年没有栗斑腹鹑的记录，估计已经灭绝。朝鲜的栗斑腹鹑并不常见，记录也不多，应该是从中国和俄罗斯扩散去的零星个体，对于种群的延续实际意义不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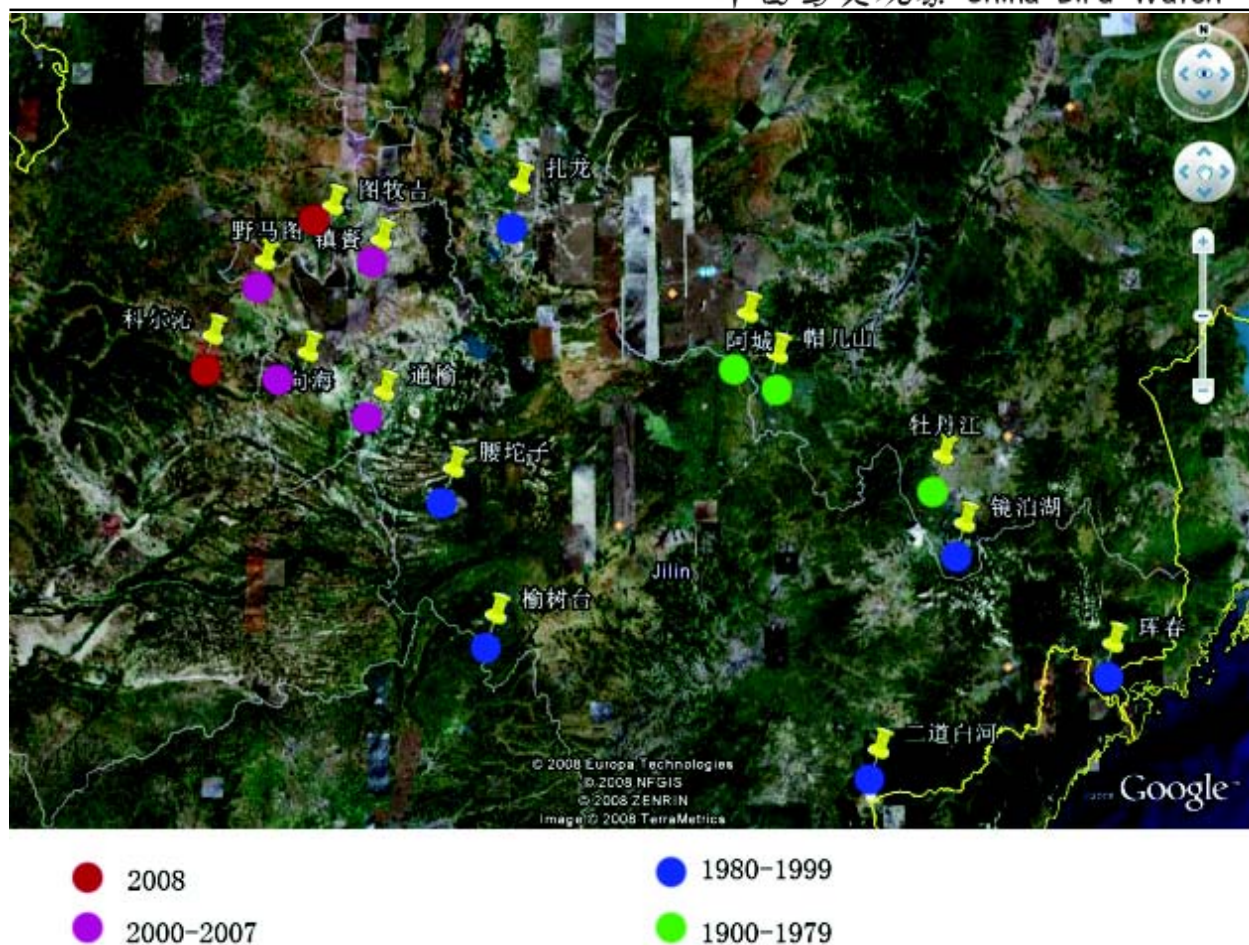
中国栗斑腹鹑的情况极不乐观

中国的栗斑腹鹑的情况也不乐观，甚至可以说“命悬一线”。

1966年，傅桐生等人的论文中指出：在大兴安岭南端的低丘灌丛，冬、夏二季皆形成优势种，遇见率>10只/小时，其次是山麓台地干草原，为常见种，遇见率为1-10只/小时，再次为吉林省西部的沙丘灌丛和草甸草原，为稀有种，遇见率<1只/小时。1965年冬季的调查表明，在德龙岗黑顶山一带，遇见率可以达到25只/小时。但是到了1994年，赵正阶等人在吉林腰坨子、榆树台、珲春的调查显示，三地栗斑腹鹑总数仅有约340-350对。而10年之后，这些地点再也看不到栗斑腹鹑了。

栗斑腹鹑的消失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自1999年起，高玮教授及其学生以镇赉为研究基地，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栗斑腹鹑的文章，主要对其繁殖行为、生境选择等进行了研究。IUCN的红色物种名录也将栗斑腹鹑列入为易危，致危因素是C1(预计今后10年或者3个世代内[取更长的时间，最大值为100年]，成熟个体数将持续至少减少10%)，C2a(种群估计不存在成熟个体数超过1000的亚种群)。

然而，栗斑腹鹑的消失并未就此终止，在高玮教授的研究结束后不久，栗斑腹鹑已经从镇赉消失。作为外国观鸟者看“小栗斑”的重要鸟点，向海的最后一次目击是在2003年；2001年，白城大约有100只栗斑腹鹑，至2007年，大约只有2只，而且没有繁殖成功，到2008年，小栗斑在白城消失。现在已知的栗斑腹鹑分布点只剩下两个，一个在图牧吉，有消息称大约有100对，但是当地人称只有十余只，另一个地点是在科尔沁保护区附近，据称有约50对，但是没有一个准确的调



部分历史分布点最后一次记录栗斑腹鹀的时间范围

查数字。

直至栗斑腹鹀濒临灭绝的今日，仍没有一个对于全球栗斑腹鹀数量比较清楚的了解，甚至对于栖息地丧失情况也不甚明了，以至于陷入一个怪圈：要提升它的濒危等级，缺乏足够的的数据，要想申请经费作调查，却又受到受胁级别低的限制。一个物种的灭绝速度是惊人的，不会等我们从容地做好各种准备。依据我们现在所掌握的信息，栗斑腹鹀的全球总数应该不会超过1000只，甚至可能少于500只。当然，也许还有一些栗斑腹鹀还在某个角落静静地生活着，但是，在东北草原大面积开垦开发的情况下，可供它们栖息的生境越来越少，小小的鸟儿终是敌不过人们对于玉米羊肉的需求。

栗斑腹鹀自身对于栖息地选择的苛刻要求，也使得它们与其他鸟类相比，更易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西伯利亚山杏 (*Amemiacia sibirica*) 在栗斑腹鹀的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繁殖期，雄鸟通过站在树枝上啾鸣吸引雌鸟，亲鸟捕食回来，在进入巢穴前，也会在树枝上先站立片刻。在有些情况下，大果榆

(*Ulmus macrocarpa*) 也能提供相似的作用，但山杏还是最主要的选择。山杏少了没有栗斑腹鹀，但是山杏过多也不行。我们今年6月在科尔沁保护区附近观察到的情况，当山杏密度过大，植株普遍高于1.8米的时候，栗斑腹鹀被三道眉草鹀取代。此外，栗斑腹鹀的巢材基本由贝加尔针茅 (*Stipa baicalensis*) 和大油芒 (*Spodiopogon sibiricus*) 组成，并且筑巢于贝加尔针茅、大油芒或者山杏之下，因此这两种植物的数量及盖度也是栗斑腹鹀选择巢址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草原开垦，放牧的增多，植被越来越破碎化，使得可供选择的巢址大量减少。而且牛羊对于巢、卵的践踏，部分牧民拣蛋、捕鸟的行为也造成了繁殖成功率的奇低。有研究显示1999年栗斑腹鹀进入筑巢期的有45窝，完成产卵的有31窝，完成孵卵的有14窝，最后出飞的仅有5窝，繁殖成功率仅为11.11%。2000年栗斑腹鹀进入筑巢期的有21窝，完成产卵的有19窝，完成孵卵的有7窝，最后出飞的仅有4窝，繁殖成功率仅为19.05%。两年的繁殖成功率都很低，不到20%。在一篇论文的统计中，拣蛋毁巢等人为干扰造成的损失占到总损失的



25.5%；更令人心痛的是，由于研究方法的不当，触碰巢卵雏造成的繁殖失败占到总损失的31.1%。

自然环境的变化也对栗斑腹鸫的生存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在《栗斑腹鸫种群数量变化的分析》文中，作者通过回归拟合分析，表明温度和水分是影响栗斑腹鸫种群数量的主要气候因子。自1998年以来，东北十年大旱，就连霍林河都几近断流，不能不说对栗斑腹鸫的生存影响巨大。除了这种直接的影响之外，干旱也会间接影响栗斑腹鸫的生存。有人推测白城栗斑腹鸫的灭绝很可能和大杜鹃的巢寄生有关，而大杜鹃之所以会选择栗斑腹鸫，是因为湿地的消失使得它们原本的寄主东方大苇莺也消失了。

科尔沁栗斑腹鸫繁殖地的近期调查

2008年，我们得到消息，在科尔沁保护区附近发现了一处栗斑腹鸫的繁殖地，便前往进行了一次简单的调查。我们调查的群系中常见植物有土庄绣线菊、棉团铁线莲、西伯利亚远志、大果榆等。生境中其它鸟类有三道眉草鸫、阿穆尔隼和山鹑。我们调查的时间已经接近繁殖的中末期，据当地人反应，在大约10天前能较容易地见到雄栗斑腹鸫在枝头啾鸣，但是在我们的调查期间，这种景象已较不易见到了。

在每天早上4点至7点这段时间内，栗斑腹鸫较为活跃，通常可以看到栗斑腹鸫在捕食昆虫，以前的



相关文献提到过栗斑腹鸫在育雏期间嗜食直翅目昆虫，但是我们观测发现这一地区的栗斑腹鸫主要捕食鳞翅目的幼虫，而且本地直翅目昆虫的数量也不多。我们按照样线法进行调查，在两天中一共观察到43只栗斑腹鸫，其中包括2只已经出巢，但还没有很好飞行能力的幼鸟。同行的保护区司机也看到了5只幼鸟。我们两天中在同一地点观察到两次雌鸟叼巢材的行为，当时雌鸟站在枝头，嘴中衔有数根黄绿色的细草，停留数秒后，飞入山坡中的山杏丛中，推断其正在准备今年的第2次繁育。按照种群密度=调查只数/（样带长×样带宽）的公式计算，在这一区域的栗斑腹鸫种群密度为230.22只/km²。这一密度并不小，但是据我们在现场GPS定点并在GE卫片上测



左上

西伯利亚远志 *Polygala sibirica*

左下

北芸香 *Haplophyllum dauricum*

右上

达乌里苘芭 *Cymbaria dahurica*

右下

棉团铁线莲 *Clematis hexapetala*



栗斑腹鸫生境中的植物



量得知,此种生境在我们考察地点附近仅有约0.3301 km²。这样过小的繁殖地仅能容纳小种群,且很容易因受到火灾或者其他的人为干扰而覆灭。

这一栗斑腹鹀小种群的消失,很可能就此使这一物种走向不可逆转的灭绝。现在,我们还有一线希望,能够挽救这一物种:首先应该做的是对栗斑腹鹀的分布区,包括具有适宜生境的潜在分布区进行调查,以了解这种鸟类的种群数量,并明确其越冬区域。栗斑腹鹀历史分布区并不大,随着草原的开垦或过度利用,适宜生境已越来越少,进行普查并非不可能的任务,其

次是提高栗斑腹鹀的受胁等级,按照现在了解到的情况,栗斑腹鹀符合濒危(EN)等级的标准,并可能符合极危(CR)标准,应该提升其受胁级别,并争取将其列入国家各级保护物种名录中,以便对保护提供法律上的依据;三是建议保护区和地方政府应该对其繁殖地、越冬地进行严格的保育,通过修建围栏、杜绝放牧、控制砍伐山杏、防控野火等措施保证繁殖成功率;最后一个必不可少的措施是进行保护宣传和可持续的社区经济建设,通过发展替代经济,使开垦草原和过度放牧的现象消失,并通过宣传,杜绝拣蛋、捕鸟的行为。

栗斑腹鹀,是在10年内从地球上消失,还是继续生息繁衍下去,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左页上:到了6月,栗斑腹鹀依旧在衔巢材,有资料表明栗斑腹鹀会进行二次繁殖

右页上:栗斑腹鹀的巢基本由贝加尔针茅和大油芒组成,建在距离地面不足50cm的高度

右页下:正在枝头鸣叫的栗斑腹鹀



■ 文：（武汉）朱小明

摄影：（武汉）颜军

百湖之城寻 棉凫

In Wuhan which is named "the city of a hundred lakes", Cotton Teal is the most attractive water birds in summer. Why Cotton Teal is rare seen, after seeing it at Zhangdu Lake in far suburb, it questions me. Is it because that we rarewatch water birds in summer so that its existence was ignored? Considering this, we found Cotton Teal again in Jinvin Lake which is the third place where the Cotton Teal was recorded.

学习看鸟几个月了，有了点初步的心得，喜欢在中国鸟类记录中心查询观鸟记录。在百湖之城武汉，夏天的水鸟记录，棉凫最吸引人。今年，棉凫还会来吗？

六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没赶上武汉鸟会组织的观猛禽活动，活动结束后才打电话找到会长木森林（网名），想一起去远郊再转转。一拍即合，目的地涨渡湖，我的个人目标很明确：棉凫。

老大就是老大，路熟鸟更熟，我们一行四人，两小时到达涨渡湖的挖沟闸，顺着湖堤没走多远，她一眼看到飞行的鸟，叫到：棉凫。大家都没看清楚，顺着鸟的落点我们在池塘边找了好久。须浮鸥在湖面飞着，夜鹭在空中划过，远处的小桩上立着一只小翠，更远处低垂的电线上可以辨认出一只绿鹭，密密的荷叶，粉红的荷花，棉凫在哪呢？

悻悻然，回到湖堤上，只有低飞的家燕和咕咕咕叫着的火斑鸠。忽然有人叫到，飞起来了！这次大家都看了个清楚，一直用双筒持续追踪棉凫飞过大湖，落入意杨林后面。

原来棉凫喜欢这样的生境，在湖北，在江汉平原，在武汉的近郊甚至城区，类似的生境到处都是。我低声对木森林说，下次不想跑这么远了，老大反问，看个飞的你够了吗？

我认真查了记录中心，棉凫的记录只有9个，贵

州4个，湖北武汉4个，安徽1个。看来的确不常见，我们可以再添一条记录了。但是也有了一个疑问，棉凫少见的原因，是否还由于夏天大家很少看水鸟，忽略了它的存在呢？消息告诉了鸟友37（网名），几天后他也去了涨渡湖，拍到一对棉凫，发到WWF观鸟论坛上，引得几位高手痒痒的。

武汉以江河湖闻名，我就住在东湖边，一直以来就喜欢这湖光山色。观鸟给了自己一个理由，每个周末都想去转转武汉的湖，严西湖、盘龙湖、杨桥湖、潭湖，在记录中心上了不少记录。夏天的湖中没有圣洁的小天鹅，却来了凌波仙子水雉，足以让人在湖边忘食整日。有时也想，棉凫，近郊就没有吗？

再见棉凫，是因为在金银湖附近帮朋友办事，完事了就到湖边看看鸟，享受一下湿地野趣。有黑水鸡的叫声，正好水中飘着一只黑影，用双筒搜索一下，这可不是黑水鸡！马上冲上车拿相机，回来拍，接近，再拍。棉凫，没错，就是它，这次是看清楚了。休息、戏水、飞行，我的幸福的十分钟。18倍的小数码，记录了这一刻，虽然画质不算清晰，足够留下记忆。涨渡湖、沉湖之后，百湖之城有了第三处棉凫记录。

武汉的湖，经常给人意外的惊喜。我在想，那一百个湖，我会一个个看完的。

■（广州）洪宏志

Most information mentions the distribution of Green-eared Barbet in China locating only in Leizhou peninsula. In decades of years, the virgin forests there were all faded away. It's not surprise finding no Green-eared Barbet.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hich deserves our attention is that Green-eared Barbets were recorded several times in Longzhou, Guangxi

失踪的

一直都对黄纹拟啄木鸟有种很特殊的感受，对它既亲切又陌生，感到亲切是因为它在我国只分布于广东的雷州半岛和周边地区，是广东特有的拟啄木鸟，陌生的是近年来在我国都没有关于它的野外观察记录。黄纹拟啄木鸟哪里去了，难道它在我国已经绝迹了吗？带着疑问我尝试着去更多的解它——失踪的黄纹拟啄木鸟。

黄纹拟啄木鸟学名 *Megalaima faiostricta*，我国分布于广东西南的海康（今雷州市）、徐闻、硃洲岛以及北部湾，国外见于中南半岛。黄纹拟啄木鸟分化为指名亚种（*M. faiostricta faiostricta*）和广东亚种（*M.*

faiostricta praetermissa），指名亚种为 Temminck 于 1831 年命名，模式产地为越南；广东亚种为 1918 年 Kloss 根据湛江硃洲岛采到的标本命名。《中国动物志鸟纲（第七卷）》和《中国鸟类志（上卷）》描述黄纹拟啄木鸟指名亚种分布于泰国、老挝和越南南部；广东亚种国内分布于广东的雷州半岛、硃洲岛和广州湾（湛江地区旧称），国外见于越南北部。由于黄纹拟啄木鸟野外种群与数量极为稀少，我国学者采到的标本不多，对它的了解也十分有限，《中国鸟类系统检索》中只有简单的分种描述：耳羽有一黄纹；前颈两侧各具一红斑。《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中的该鸟的彩图颈侧无红斑，没有标注是何亚种或是幼

黄纹拟啄木鸟



雷州半岛曾是黄纹拟啄木鸟的分布区，但是随着对这一地区热带雨林的开垦，黄纹拟啄木鸟的适宜生境已经消失殆尽。



一系列线索表明，被忽略的黄纹拟啄木鸟可能还生存在广西西部地区。

地图来自 google map，仅供参考



黄纹拟啄木鸟标本照

左：腹面

中：侧面

右：背面

标本 1977 年 9 月 7

日采自龙州响水，

现存于广西师范大学

蒋爱伍 提供

鸟，只简单描述该种嘴、头部和耳羽，无提及颈侧有无红斑，分布图还误把广州当作广州湾。《广东鸟类彩色图谱》中根据采于湛江市徐闻和海康的12个标本，较为详细描述黄纹拟啄木鸟广东亚种的特征，还指出其他资料未提及的雌鸟颈侧红斑不明显。黄纹拟啄木鸟野外辨识特征是两颈侧有一红色斑（雌鸟或幼鸟颈侧红斑不明显），背、肩、翅和尾草绿色，喉污白色，具粗著的暗褐色纵纹，其余下体淡绿色。相似种[斑头]绿拟啄木鸟（*Megalaima zeylanica*）体型较大，颊和耳覆羽不为绿色，颈侧无红斑，胸不为绿色。

关于黄纹拟啄木鸟广东亚种在我国的分布，多数资料都只提及雷州半岛。雷州半岛属热带季风气候，天然植被为热带季雨林，以热带性常绿树种为主。1949年以前，由于长期匪乱，人烟稀少，徐闻县的热带雨林面积占全县陆地面积的60%以上，尤其是县东部和北部，原始雨林纵横幅度达50公里。1949年以后全力开荒，大量种植橡胶、绿茶、剑麻和甘蔗等经济作物。黄纹拟啄木鸟为树栖鸟，巢多筑于大树干和粗横树枝上，主要栖息于海拔1000以下的山地、丘陵和平原地区的次生阔叶林中，食物以野果为主，兼食一些昆虫。如今雷州半岛天然森林已消失，林地多为人工栽种的桉树林，适合黄纹拟啄木鸟生活的环境已不复存在，在雷州半岛野外找到黄纹拟啄木鸟的希望十分渺茫。

《中国鸟类图鉴》描述黄纹拟啄木鸟在广东和广西为留鸟，但无说明广西哪里有记录。2007年12月王英永、雷进宇、刘阳等在中山大学标本馆研究黑眉拟啄木鸟（*Megalaima oorti*）标本时，在其中发现一号雌性

黄纹拟啄木鸟标本，该标本采集时间为1977年9月，采集地点为广西西南部龙州县境内大青山。此后雷进宇与蒋爱伍联系得知1988年广西动物学会编写的《广西陆栖脊椎动物分布名录》中有记载黄纹拟啄木鸟，只有一个标本采集于龙州，该标本现存放于广西师范大学，正如黄纹拟啄木鸟广东亚种的拉丁亚种名 *praetermissa*（被忽略的）一样，这个重要的记录一直被忽略。龙州的标本记录为该种在中国境内野外个体的发现提供了重要线索。龙州地理位置为中越边境，靠近越南北部，分布黄纹拟啄木鸟应该是广东亚种。出于想了解更多关于存放于广西师范大学的黄纹拟啄木鸟的情况，我便与蒋爱伍联系，令人惊喜的是蒋爱伍说他近年来在弄岗自然保护区就见过好几次黄纹拟啄木鸟，还见过其筑巢繁殖。

国外黄纹拟啄木鸟指名亚种在泰国有不少观察记录，柬埔寨也有零星观察记录，越南南部的白马国家公园（Bach Ma National Park）和吉仙国家公园（Cat Tien National Park）也有不少观察记录。黄纹拟啄木鸟广东亚种的记录，主要集中在越南北部的菊芳国家公园（Cuc Phuong National Park）、三岛国家公园（Tam Da National Park）和吉婆国家公园（Cat Ba National Park）。菊芳国家公园有稳定的观察记录，最多一次记录到6只，三岛国家公园在广西龙州西南距离约150公里，越南北部由于长期战乱鸟类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调查，广西局部地区的鸟类也缺乏调查，或许关注的人多了，广西龙州到越南北部一带，将有更多的黄纹拟啄木鸟广东亚种的种群被发现。

■ (厦门) 江航东

斑头大翠鸟的发现与随想

Blyth's Kingfisher was found in Shaowu, Fujian by Xiamen Bird Watching Society in 2005, which is the first record in Fujian. In 2006, Fujian Bird Watching Society found Blyth's Kingfisher in Longxi Shan in Jiangle, Fujian. Later, XMBWS recorded their breeding there. However, after a exemplar factory collected exemplars in Longxi Shan in 2007, Blyth's Kingfishers were in danger.

邵武调查诞生了新纪录

2005年国庆节,我来到武夷山主峰黄岗山南麓的邵武市龙湖采育场做鸟类调查,调查的重点是溪流周边的鸟。所谓龙湖,并非这里有湖泊,倒是有几条溪流从武夷山上奔腾而下,在此汇聚成大乾河,进而成为富屯溪的一条主要支流。这里山高林密,植被以阔叶林为主,虽然不属于福建武夷山国家级保护区范围,但是距离武夷山保护区的核心区楮母岗的最近距离只有半天的路程(徒步),加上四周又是国营林场地界,没有福建山区常见的果园和茶园,生态环境还是不错的。

我们住的地方就在桥头溪旁,一到这里,就看到了冠鱼狗、普通翠鸟、褐河乌、红尾水鸲等福建山区溪流常见的鸟种。这里没有种植业、养殖业和工业,溪流清澈,溪水中可见游动的

鱼群。我们来此地的目的,是找寻十分喜欢这种生境的海南鵙,因此,我们开着车沿着溪流来回巡视,看看是否有大鸟飞起,对水面上不时飞过的“翠鸟”并未特别留意。10月2日上午9时左右,我把车停在溪边时,一只“翠鸟”就从我眼皮下、距离我4米左右的石块上惊飞,向上游飞去。“这只翠鸟怎么那么大?”我嘀咕了一句,车上有人也回了一句“我昨天就感觉这里有只翠鸟特别大。”于是立即翻书,发现斑头大翠鸟与普通翠鸟长得十分相像,仅耳羽和身体长度有着显著的差别。看罢,马上启动汽车沿溪流搜寻。很快,转过3个弯道后,就看到了一只“大翠鸟”。拿起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其耳羽黑色而非普通翠鸟的橙色,与图鉴上斑头大翠鸟的特征一致,一个福建省的新记录就此诞生。其后,一个新的经验开始流传:不要轻易放过“普通翠鸟”。

查阅文献,斑头大翠鸟曾一度被视为易危物种(VU),后降为近危物种(NT),分布于沿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尼泊尔(东部)、不丹、印度东北部至中印半岛的缅甸、老挝、和越南北部,并在泰国北部和孟加拉国有零星分布记录(Collar et al., 1994; 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00, 2001)。斑头大翠鸟以往我国的记录仅见于西藏东南部、云南南部、和海南岛(郑作新, 1976, 1987; 马敬能等, 2000)。斑头大翠鸟多栖息于亚热带-热带常绿阔叶林中较宽阔溪流的两岸,



斑头大翠鸟的发现地邵武龙湖 摄影: 江航东



斑头大翠鸟捕鱼 摄影：董国泰

海拔高度200~1200m，多见于400~1000m的高度（Fry et al., 1992; Grimmer et al., 1998）。

查斑头大翠鸟的国内记录，在云南多年来只有两次标本采集，分别为1957年5月3日（郑作新、郑宝赓，1960）和1960年4月3日（杨岚等，1995）。较近期目击记录有韩联宪1989年见该种于西双版纳的勐养自然保护区（BirdLife International, 2001）。

斑头大翠鸟在我国西藏东南部的记录为观鸟者之偶见。

近年来，观鸟爱好者在广东省北部车八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江西省西南部龙南县九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两个地点多次观察到斑头大翠鸟。

从上述文献资料可知，邵武距离最近的斑头大翠鸟已知分布点足有900公里远，那么邵武的大翠鸟是迁徙路过还是如其它地方那样是常居的留鸟？带着这个问题，我们于2006年初向香港观鸟会申请小额基金，对武夷山斑头大翠鸟的居留状况进行调查，并有幸获得了批准。

陇西山找到繁殖直接证据

从2006年4月开始，厦门观鸟会安排人员陆续前往邵武调查斑头大翠鸟的居留状况。如同2005年的第一次发现一样，邵武的龙湖依然是2只大翠鸟，还观察到了它们的求偶行为，可是一直到5月底，还是未能找到繁殖的直接证据。这时，福建观鸟会在将乐县陇西山保护区内发现斑头大翠鸟的消息传来，我立即联系了杨金会长，征得了他的同意后，一位调查员于6月初来到了陇西山，发现此地大翠鸟的数量比龙湖多，溪流边的环境比邵武更容易观察是否有巢。可是连续跟踪了1个多星期，每天围着大翠鸟走得气喘吁

吁，看着大翠鸟在眼前来回穿梭，却就是不见巢穴。

转眼到7月，暑假期间是人手最充足的时期，也是拿下繁殖证据的最后机会。一个5人调查组出发了，事先还制订了调查跟踪计划，准备在溪流边每隔一定距离安排一人观察，确保观察范围覆盖大翠鸟最常活动的那段溪流。一连几天过去了，大翠鸟依然勤快地穿梭着，大头照片也拍得心满意足了，可是巢在哪里还是一个问号。眼看调查时间就要用完了，7月29日中午，董国泰独自一人来到大翠鸟最常站立的枯枝边，想着找不到巢，拍几张好照片总可以吧，于是静静地蹲在大路边，等候大翠鸟到来。没过多久，大翠鸟叼着小鱼如期而至，站在枝头观察了一会，飞落在路边的土坡上，顺着大翠鸟站的位置看去，那里有一个碗口大的洞，大约离地1人高，只见大翠鸟疾身钻进了洞。天呐，原以为应该十分隐蔽的巢洞，居然就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就在发现巢穴的第二天，2只幼鸟离巢了。其后的调查，说明陇西山的确是翠鸟的乐园，这里溪流中的食物比邵武明显要多，沿着溪流走一趟，一般可以看到6~7只大翠鸟。书中描述的大翠鸟羞怯胆小，邵武的大翠鸟确实是很难接近的，而陇西山的大翠鸟显得特别不怕人，坐在车上可以轻易拍到极近距离的照片。参与调查的董文晓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同在当地生活的大翠鸟和普通翠鸟、蓝翡翠，在同一溪流飞行时，遇到溪流弯道，大翠鸟老实地沿着溪流的走向飞，而小翠鸟和蓝翡翠就会抄近路沿着干枯的河滩飞行。

陆续的新发现与灾难的降临

原以为大翠鸟们就此在国家级保护区内可以安心地当它的留鸟了，可是，2007年8月的一天，友人的一个电话令我错愕不已：陇西山的大翠鸟不见了！听当地人说，一个标本厂于1个月前在当地张网捕鸟，有些网就布在溪流上方。标本厂抓鸟可是要手续的，何况大翠鸟还是受胁鸟种！我立即向林业厅反映，可是由于没有直接证据，此事没有结果。但是，在交涉中，一个老旧的话题又被提起：观鸟人是否应该发布重要鸟种的分布信息？因为有人指责我们：如果没有公布大翠鸟在陇西山的信息，这些大翠鸟就不会成为捕捉的目标。事后我的心情一度很郁闷，考虑了许久，是不是因为我而害了那些大翠鸟们。捕鸟做标本的历史比观鸟长得多，尤其在福建更是“发达”。历史上，标本制作人对中国的鸟类学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福建仍有4~5个正规的制作鸟类标本的标本厂，这些标本厂对福建鸟类的熟知程度应当起码不比观鸟者和鸟类学者

差，对鸟的习性的了解恐怕更是远超观鸟者，除非我们见到新鸟后什么也不说，否则，一些片段的信息就足够这些职业捕手“参考”了。

近几年，斑头大翠鸟不断有新的记录点出现，查询中国观鸟记录中心，2006年以来，观鸟者在广州石门、海南霸王岭、云南勐腊和弥渡等地有零星的斑头大翠鸟记录。2007年，观鸟者在武夷山市武夷山保护区中心的三港附近记录1只斑头大翠鸟。

然而，自邵武发现斑头大翠鸟后，厦门观鸟会多次前往武夷山脉南端的龙岩梅花山、大化山做调查，并未发现斑头大翠鸟的踪迹。

或许，还有一些“普通翠鸟”需要我们多加关注；或许，是因应了中国鸟类分布上的“武夷山现象”、即一些其主要分布区为青藏高原及边缘地带的鸟种，另在武夷山有一孤立种群，一些种类并由此而产生亚种分化。如果是后者，对于鸟类资源发掘颇早的福建省，有两种可能性可以解释为何现在才发现这种不善隐蔽自己行踪的留鸟新鸟种：一种可能是斑头大翠鸟早在此地，只是一直错当成普通翠鸟；二种可能是斑头大翠鸟迁徙扩散来到武夷山。可是，这两种可能性我都

是无法理解和接受的，因为：捕鸟人是把鸟抓在手上看，不可能一直都错；翠鸟属的鸟连续飞行能力比较差，近1000公里的迁徙是难以想象的。看来，在武夷山和南岭之间有可能发现更多斑头大翠鸟居留地，似乎成为一种潜在的合理解释。

从武夷山地区现有的三个分布点将乐、邵武、武夷山的鸟情来推断，将乐陇西山的斑头大翠鸟数量最多，生境最好，可视为武夷山种群的中心，向北扩散至邵武、武夷山市。遗憾的是，2007年的灾难，可以说基本破坏了陇西山种群，厦门观鸟会2008年上半年三次前往陇西山调查，斑头大翠鸟只有1笔记录、数量1只。斑头大翠鸟向北扩散的进程，将很可能因为人为的捕猎而受到阻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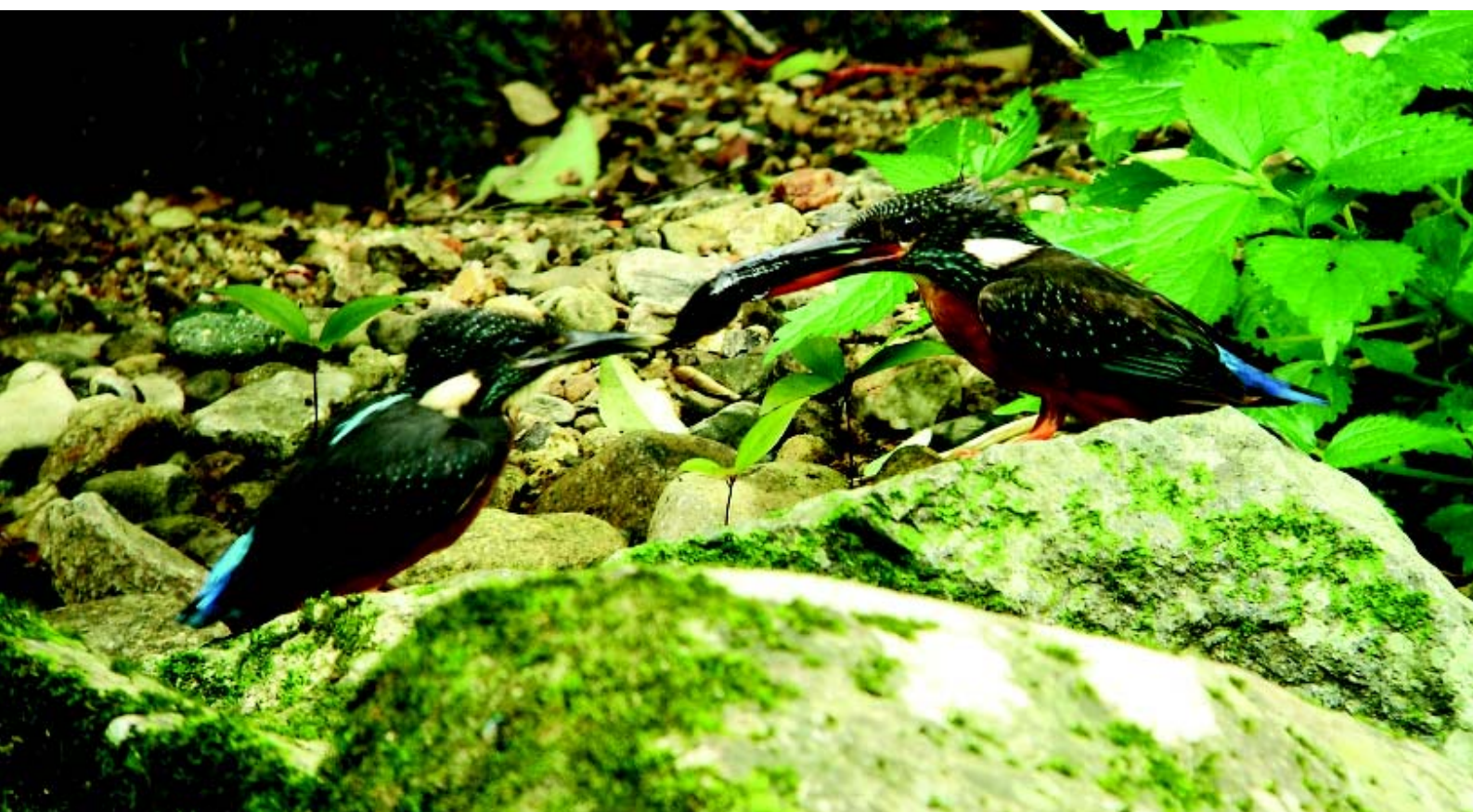
鸟类的问题，想得越深，越理不出头绪。

感谢何芬奇先生帮助查找历史文献和指导！

感谢香港观鸟会对斑头大翠鸟调查项目的支持！

感谢福建观鸟会提供陇西山出现斑头大翠鸟信息！

感谢参与调查的所有人员：董文晓、林植、董国泰、刘忠祥、胡震宇、杨海英、陈跃生、彭志伟！



哺育幼鸟 摄影：董国泰
题头图片 摄影：林剑声



去哪找好鸟

■ 雷进宇 刘阳

To find great birds, we will have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se areas: the southeast of Yunnan, Gaoligong Shan and the west of Nu River, Southeast of Tibet, Nansha Islands, northwest of Xinjiang, southwest mountains with panda, southeast mountains, northeast wetland and the river vale in the south of Himalayas.

这篇文章中的大部分内容早在8年前就已作为附录出现在了《中国鸟类野外手册》(A Field Guide to the Birds of China)中。可惜,直到今天,文中提到的一些地区,仍不太为中国鸟人所熟悉而少有人涉足,为了鼓励大家更多地去这些地方发现“好鸟”,也为了看看文中的预测哪些已经得到了证实,特将该部分内容翻译并加以评述,希望对大家有用。

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国家,而关于鸟类在这个国家的分布情况还远远未被大众所完全了解。以下这些地区值得大家投入更多的关注。对你们而言,与其在大家都熟悉的地方去收获那些常规的个人新种,何不尝试到这些地区呢?你有很大的机会在这些地区发现一些真正的“新”东西……

1. 云南东南部的金平。这一地区与越南黄连山系(Hoang Lien Son)的越南最高峰番西邦山(Fan Si Pan)直接相连(越南北部省份地区的西北部,你要是手头有一本东南亚鸟类图鉴,会发现越北,即Tonkin地区的鸟种是多么诱人)。而美国鸟类学家Delacour与其他人在越南一侧山地的调查中记录了红腹咬鹃、剑嘴鹛等鸟种,毫无疑问其中一些鸟种肯定在中国这一侧也会有,只是尚待发现罢了。

2. 高黎贡山和怒江以西的云南。这一狭长而又充满野趣的地带,在区系上与缅甸西北部一样,而且在中国,很多种类和亚种只见于这一区域。近年来昆明动物所的研究人员和国外观鸟人对这一地区的调查和关注已经得到了好些个激动人心且让人惊讶的发现,而未

来肯定还有更多的好鸟等着你们去发现。特别是近几年来,国内的观鸟人开始频频造访本地区,而且发现了大长嘴地鸫这样的中国新记录,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这里肯定还会成为鸟人们的热点地区。

3. 西藏东南部(包括印控中方区——“阿鲁纳恰尔邦”)。在中国版图以内,有些种类在中国的分布区也仅限于此。例如,密许尔山(Mishmi Hills, 参见《中国鸟类野外手册》p408)就以两个特有种和几个特有种著称。由于这片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需要观鸟者有足够的体力和顽强的意志,但相信这样一次观鸟旅行会带来足够的回报。

4. 南沙群岛。《中国鸟类野外手册》附录3中列出了暂未进入中国鸟种名录但推测或已被证实在该处有分布的鸟种(参见《中国鸟类野外手册》p517)。目前自由前往该地区还不太现实,但如果未来时机和路线成熟后,相信岛屿鸟类的特殊性和海洋鸟类的不确定性均会使该地区成为新的观鸟热点地区之一。

5. 新疆西北部。在阿尔泰山、天山及喀什地区记录的鸟种中已经有相当一部分在中国仅见于此。这一区域是鸟类区系中的中亚亚区和东部“泛贝加尔湖(Transbaikal)”亚区交接的湿润地区——干旱地区中的绿洲。这一地区的中国国界以外有好几种鸟在中国的名录里尚未出现,未来的调查和观鸟活动势必将对这些鸟种的分布区有更多了解——完全可能出现在中国境内!(可期待的鸟种请见刘阳于《中国鸟类观察》2007年第1期上的文章)。新疆广袤的地域和丰富的鸟类多样性和目前新疆鸟友数量是不相称的,而新疆极富中亚及欧洲特色的鸟种正迅速使新疆观鸟活动持续升温,新疆鸟友人数正在发展!

6. 西南山地(熊猫分布区)。这一区域与大熊猫、金丝猴、小熊猫和牛羚的分布区大致吻合,范围是从云南的西北部,通过四川南部和东北部,到达甘肃南部,并涵盖陕西南部和湖北的神农架。这一镰刀状的区域是中国众多特有种的分布地。众所周知,云南柳莺、峨眉柳莺等就是在这一区域中被发现并描述的。短短1年来,中外观鸟者贡献的黑胸歌鸫、灰冠鸦雀、白点鹟等,使一个个失踪多年的鸟种重新浮现在人们眼前。未来还会有什么等着我们去发现或再发现?

7. 东南山地。中国东南部的很多特有种最初都是在福建西北部的挂墩采集到的。这个地方现在已属于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范围内。然而,这一山脉一直延伸到江西境内,所以这些特殊的种类大部分肯定都能在江西南部发现。而对华南及中国东南部的其他山地(如湖南的莽山、广东的南岭)的调查,也许可以帮助我们发现那些以前以为只局限在福建西北部分布的鸟种,其实有着更广泛的分布范围,因此也会诞生更多的新分布记录或新的省份记录。最近的例子是对海南鵙分布的调查使这一鸟种分布格局的认识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8. 呼伦贝尔。内蒙古东北角落里、大兴安岭以西的一系列湿地是一块绿洲,这是水禽类的重要繁殖地,而且完全有可能有中国尚未记录的鸟种分布,当然新的繁殖记录也是完全有可能在这里被发现。另外这一地区观鸟者数量仍然不多,使得我们无法得到稳定和持续的定点观察记录,继而不能全面了解该区鸟类动态信息。具有北方泰加林及草原特色的松鸡类、繁殖水鸟、鸕类、繁殖雀形目鸟类构成了这一地区巨大的吸引力。另外,本区还有像毛腿渔鸕这样的“中国鸟类之谜”,还有栗斑腹鸕、中华秋沙鸭、青头潜鸭这类近年来在中国数量持续下降的鸟种。

9. 东北湿地。三江平原是一块巨大的沼泽地,并拥有广泛的芦苇地和隐藏于其中的湖泊。这儿是中国最珍贵的一些湿地鸟类(如鹤、鸕)的繁殖场所。本区域大部分地区仍极少有人造访,因而这儿肯定还有很多新发现在等着那些热心的鸟人。除大型鸟类外,细纹苇鸕在中国的繁殖状况仍然不甚明了,斑胁田鸡、花田鸡、震旦鸦雀、远东苇鸕、斑背大尾鸕等几种依赖于湿地生境的鸟类也是主要看点。

10. 喜马拉雅南部的河谷。西藏南部有好几座被森林覆盖的河谷,在中国这一侧几乎从未被调查过。比如春丕河谷(Chumbi Valley/ Torsa)和流向不丹的Kulong Chu,以及流向尼泊尔的阿润河(Arun,在珠峰的东侧)河谷。高山深谷中极有可能蕴藏着中国尚未记录过的鸟种甚至是科学上的新种。2007年中国新记录到的梯氏鸕才只是新发现的开始……



左起:

海南鵙 *Gorsachius magnificus*

灰冠鸦雀 *Paradoxomis przewalskii*

剑嘴鹟 *Xiphihynchus superciliosus*

栗斑腹鸕 *Emberiza jankowskii*

摄影: 范忠勇 董磊 王瑞卿



■ 文 / 摄：（北京）陈亮

青海四日观鸟报告

A bird watching action of high efficiency in Qinhai. More than 130 species were recorded within four days, including Black-necked Crane, Rosc Bunting, Ala Shan Redstart, Mongolian Ground-Jay, Blue Eared Pheasant, White-cheeked Nuthatch, Chinese Hazel Grouse, etc., which are their target species.

七月十四日是周一，工作之余上了 MSN，赫然发现 Panda 在线。一聊知道他从大庆考察归来了，准备周三去青海湖继续开展工作，顺便看鸟。因为听说司机师傅有丰富的带国外赏鸟团的经验，熟悉路线；而且是辆越野车，一个人用太不“环保”了，因此他想找人同行，同时也能“多双眼睛”。问他的计划，主要是青海湖周边，并且可以适当拓展，目标 20 个 lifers。过去两年，多个青海观鸟团都是用 10 天至半月覆盖多个鸟点，因此这种短途高效计划一听就让人觉得野心勃勃，那是相当诱人啊。晚上回家向家属请示，没想到家属那天心情好，很爽快地同意了。到了周三好歹跟单位把假请了，晚上和 Panda 在机场汇合，午夜刚过就已经入住西宁一天快捷酒店了。

参加这次和 Panda 的观鸟好处相当多，不用带单筒（他带），不用带图鉴（他带好几种），不用做太多功课（也实在没有时间），不用提前问鸟点，还不用操心交通和食宿。

D1 第一天： 青海湖边

周四早上六点，司机王哥按时到酒店把我们接上，简单早饭后，直奔青海湖。很快就开始加鸟种了，楼燕、白腰雨燕甚至红翅旋壁雀坐在车里就看了。翻过日月山，不断看到路上有被车子撞死的野鸟，于是 Panda 停车收集样本。过了垭口停车十分钟，加了纵纹腹小鸮、赭红尾鸲、褐背拟地鸦等常见种。十点来钟到了青海湖边的小北湖，停车，我们从公路往湖边走，开始看到雪雀。最多的是白腰，很快又看到了黑喉，不是繁殖羽的雄鸟，但背部的颜色和纹理、嘴的颜色，

以及喉部隐约的黑块，还是很明显的。Panda 拿单筒很快把湖里的水鸟扫了一遍，我加了个 lifer 赤嘴潜鸭，然后我们的注意力被一只整体色很淡的百灵给吸引住了——头顶没有纵纹，背部也很少纵纹（不像我在内蒙见的短趾百灵），胸口和腹部非常干净，primary projection 似乎很短（不会是其他的百灵），会不会是细嘴短趾百灵？野外手册上的绘图显示：细嘴的外侧尾羽没有短趾那样的白边。于是我们靠近这只百灵，想看看它飞行时尾羽的颜色，发现还是有白边的。于是，虽然觉得有点疑惑，我们还是把这只百灵暂记录为短趾。这以后我们开始留意路上的百灵，试图通过形态和叫声加以区分。中午离开小北湖时，我们已经记录了 40 来种鸟。

下午往鸟岛去，那里是 Panda 工作的重点地区。车到黑马河，我们看到青海湖边大片的草场和一条小河，像是有黑颈鹤的可能。于是下来用望远镜找找，很快就在湖边找到了一只。车过黑马河镇往右拐，右侧是湖边草地和青海湖，左侧是山坡和高处的矮灌丛。我们在公路右侧发现了一个山谷，没有围栏，可以穿过山谷走到湖边。走进去，发现鸟不少，加了棕颈雪雀和黄嘴朱顶雀，又看到一只黑颈鹤，Panda 的取样工作也很有进展。四点左右到了鸟岛的镇上，镇外的河边我加了两种常见的鸥，淡色沙燕很多。因为时间还早，我们又往北开了几公里，又看到两只黑颈鹤，用单筒在电线上看到了石雀。一只白头鸮的雄鸟也在公路边的电线上，有点奇怪，我们估计是从对面山上灌丛下来路过的。晚饭后，天还很亮，我们去了河边的田地，再次看到两只体色很淡的百灵，我们再次用单筒细细地看了，觉得就是细嘴短趾。回到北京，我查了南亚图鉴，发现我们的第一判断还是准确的。书上描述的头上少纵纹，眼先黑，上嘴边缘黑（到嘴尖）以及次级飞羽

长 (no projection), 跟我们的观察和照片都是一致的。

第一天, 我们记录了近 60 种鸟。

D2 第二天: 橡皮山 + 茶卡

第二天一早我们沿昨日的路线开回。离黑马河十几公里的地方, 我们看到了两边的山谷和山坡上的灌丛, 那里应该是朱鹀和贺兰山红尾鹟的适宜生境。到了一处路边坡上有大标语的地方, 我们向右侧山谷里走, 沿着网围栏往山谷里走了大约一公里, 地势逐渐升高, 看到了山坡上成片的灌丛, 似乎很不错。我们慢慢接近, 开始看到三种岩鹀, 然后是黄腹柳莺、朱鹀、红眉朱雀和两只

拟大朱雀, 花彩雀莺很多。但始终没有贺兰山红尾鹟。爬上山脊, 发现后面的山坡上还有更大片的灌丛, 长得更高更密。于是下坡, 再慢慢上坡, 终于看到了两只非常害羞的红尾鹟躲在灌丛里。花了点时间才发现是某种红尾鹟的幼鸟, 生境应该是“贺兰山”的了。又仔细看, 围着这

片灌丛找, 看到了一只翅上有明显翅斑的, 背部色浅的雌鸟。“野外手册”上并没有画出贺兰山红尾鹟的雌鸟,

但实际上它的雌鸟和红背红尾鹟的雌鸟很近似, 与附近常见的赭红尾鹟相比则颜色比较浅, 且有明显翅斑。接着又花了不少时间找雄鸟, 一直未果。主要的目标鸟种算是看到了, 虽然没有雄鸟。我们就慢慢往山谷外走。

中午就过了橡皮山, 下午两点左右开始在茶卡的荒原上找黑尾地鸦。在路边坐车慢慢找了, 没有; 下来走了两公里也只见赭红尾鹟和角百灵。王哥把我们带到公路左侧的一条水渠旁, 说来这里碰碰运气。于是我们沿着水渠, 在正午的阳光下慢慢走。找对了生境, 鸟也就自己出来了。沙鹀、蒙古沙雀、一小群棕背雪雀和一只黑尾地鸦, 陆续都看到了。

回到公路, 远远看到一片杨树林, 在干旱的荒原上显得非常突兀。Panda 说去看看, 说不定能见到点特别的林鸟。我实在是走得累了, 决定在林荫里休息。

结果, 他找到了棕尾伯劳的 *tsaidamensis* 亚种, 这个不同于新疆常见的 *phoenicurus* 亚种, 是个潜在的 split 种。我后来花了更多的时间也没有看到。我们这天的最后一站是爬到了一片乱石坡上找大石鸡, 可能是类似生境面积太大, 我们没有找到。且当日体力无法再爬更多的坡了,



于是收队到茶卡镇休息。

第二天, 我们的鸟种记录接近 90 了。



D3

第三天： 二上橡皮山 +

西宁北山

第三天一大早从茶卡往回。先去了昨日找大石鸡的点，用单筒又扫了一遍石坡，没见到，放弃了。然后在那片树林简短停留后，直奔橡皮山山口。过了山口约一公里左右，我和Panda下车，寻找路边山谷砾石滩的鸟种，不久看到了一只红腹红尾鹟雄鸟。下到这么低，有点让人意外。不到八点到了昨天停车找贺兰山红尾鹟的点，今天我们决定走公路靠山一侧的一条山谷，目标白眉山雀。这个山谷离公路很近，也就走300—400米就能看到山坡上的灌丛。灌丛长的比对面山谷里的要高不少。但是离住户近，且有放牧现象，感觉林下没有对面的灌丛那么密，鸟况实际上要差不少。不过顺沟往上没爬多久，我们就碰到了一群十几只的白眉山雀，相当地不惧人，我们看得很爽。其他没有什么让人兴奋的东西，如果继续往上爬，往远处的山坡去，应该还是会有点收获的。无奈昨天爬得太累，目标也基本搞定了，于是决定收兵。

下山路上碰到一大群装备精良的鸟友。一聊发现是台湾鸟友许建忠带的鸟团。和他们告别后，我们就回到西宁了。到西宁三点，到酒店休息了一个多小时，出门想去北山通公路的大东岭。没想到连问两个司机都不愿意去，第三个说知道了，却把我们带到了北山那个道观的脚下。没办法，就爬爬试试吧，结果上到顶发现我们停车的地方离大东岭的入口并不远。但山上鸟况实在是差，主要是北山太大，鸟很分散。Panda在欧洲落下的过敏毛病开始发作，打喷嚏流眼泪的，据说是因为感觉那里空气太差。我们赶紧往下撤，在一处古建筑的琉璃顶上看到一只白背矶鹬的幼鸟。一动不动，像是在等成鸟回来喂食……

第三天，好像是鸟种过百了。

D4

第四天： 互助北山

王哥一早准时来了，我们七点钟就到了互助北山的第一个鸟点。山坡下是密密的灌丛和偶尔的丛间空地。我们在这里开始用单筒扫蓝马鸡，花了十来分

钟，只扫出了一只没有颈环的雉鸡。第二站我们在观景台停车，接着扫灌丛。观景台人很多，有人大声喧哗。可能惊动了平台下十几米藏着的一群蓝马鸡，它们开始往山下移动，被我发现。于是单筒、相机伺候，大的小的都赏了个遍。

接着往山里走，过了十八盘，随着海拔的降低，灌丛开始被茂密的针叶林、白桦和红桦林取代。林缘是开阔的草地，很漂亮。我们走进了一处保护站后面的山谷。山谷里鸟况不错，入口有一对普通朱雀，棕眉柳莺、树鹩、白喉红尾鹟、蓝额红尾鹟也不少。开始200米，我们沿着坡下有溪水的沟走，我看到一只锈胸蓝姬鹀。上到开阔的坡上接着走，发现到处都是甘肃黄腰柳莺。Panda要录音，我想看斑尾榛鸡，于是我们分开了走。我走得块，走到路的尽头了，也没有看到榛鸡，倒是雀鹰“干枝版”一只和几种中国中部山地的山雀。我往下准备去拍甘肃黄腰柳莺的时候，Panda上来了，他说去最后那个平台看一下就下来。结果，他在那看到了白脸鹇。出了山谷，决定去庭草推荐的甘禅口加油站找沙色朱雀，山谷的阳面都是干旱的石头山，是它们出没的典型生境不错。但是，在那里我们没有找到朱雀。回来的路上，也仔细看了两边的电线，还是没有。到中午，我们到了一处农家乐边上的一个山谷，决定最后进去再碰碰运气。中午很热，虽然两边针叶林看着不错，谷中还有灌丛和高草地，但几乎没有鸟。走到一处岔路口，发现前面的路被围栏挡住了，围栏边上蒿草丛生，两只榛鸡突然被我惊起，飞上了路边的大树里，还不时呼唤后面掉队的，于是发现了第三只、第四只。一雌带三幼，单筒对上焦，相机“咔嚓”了，爽完后彻底收队了。回到西宁，还有些时间冲凉，吹水，享受小圆门的美食……

第四天，总数就过130了。我们两人都有近20的新种入帐。实际看鸟时间也就三天多一点，很多鸟点都造访了两次。换句话说呢，还可以更高效啊！

前页鸟种说明

蓝额红尾鹟 <i>Phoenicurus frontalis</i>	甘肃黄腰柳莺 <i>Phylloscopus kansuensis</i>	黄嘴朱顶雀 <i>Carduelis flavirostris</i>
白眉山雀 <i>Parus superciliosus</i>	大鵟 <i>Buteo hemilasius</i>	棕颈雪雀 <i>Pyrqilauda ruficollis</i>
白背矶鹬 <i>Monticola saxatilis</i>	猎隼 <i>Falco cherrug</i>	细嘴短趾百灵 <i>Calandrella acutirostris</i>

川西雉类小记

Phasianidae is one of the bird genres that attract and excite the bird watchers most. The author goes to some nature conservation areas and forests around the west of Sichuan, which is the Kingdom of Phasianidae. He shares with us some stories about the Phasianidae in Sichuan, including Snow Partridge, Yellow-necked koklass pheasa, Sichuan Pheasant Partridge, Chinese Hazel Grouse and White Eared-Pheasant.

四川是雉类的王国。因为工作的原因，我经常去四川西部的一些自然保护区和林区，长期的野外生活中，观鸟就是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在鸟类的各个类群之中，雉类可能是最让观鸟者期待和兴奋的类群之一。于是，就有了下面一系列的小故事，在此和大家一起分享。

雪鹑——还原犯罪现场

第一次见到雪鹑是2004年在四川平武县的王朗自然保护区。那是一片原始针叶林，有一条保护区的固定监测样线穿过。在跟随保护工作人员沿着监测线路巡护的过程中，我突然发现地面有一堆散乱的羽毛。根据飞羽、尾羽的长度和其上的斑点，很容易看出这是一只中小型的雉类。羽毛旁边的地面，还有长长的一条白色印迹。这是哪种雉类，又是怎么死亡的呢？当时没有太多的时间在那里深究，我就拣了一些特征明显的羽毛，小心装在背包里，希望回到驻地后能根据图鉴查个究竟。

当时还是处在刚刚开始观鸟不久的阶段，虽然对

着图鉴觉得这个羽毛很像是雪鹑的，但自己的心里还是没底。于是，趁着从保护区到成都办事的机会，我把这些羽毛带给了成都长期从事鸟类研究的冉江洪老师，请他帮忙进行鉴定。冉老师很热情，第二天就发邮件告诉我鉴定的结果：大部分的羽毛是雪鹑的，但中间混着一根普通鵲的尾羽！

于是，被害者、凶手一下子都被锁定了，一幅犯罪现场的场景也随之被还原出来：地面闲庭信步的雪鹑，空中展翅盘旋的普通鵲；发现，锁定，俯冲，中的，挣扎，倒毙，饕餮……饱餐之后的凶手，还抬起尾巴喷射出长长的白色排泄物，在地面留下自己的印迹……

也正是这次的经历，让我认识到，观鸟的过程与乐趣，并不仅仅在于目击时的喜悦。

勺鸡——落单的代价

还是在王朗自然保护区，野外工作的过程中，在树林里边，尤其是沟谷两侧相对较稀疏的树林里，经常能发现很多雉类被捕食后留下的痕迹。根据残留的羽



勺鸡 红外触发拍摄

毛，可以判断出被捕食最多的是勺鸡、血雉和红腹角雉。而让我很感兴趣的一个现象是：我们遇到的被捕食的勺鸡要远多于被捕食的血雉。这就很奇怪了，因为根据我们在野外的实体遇见率来判断的话，保护区内血雉的数量要远多于勺鸡；而且这个结论，也被我们布设的红外触发相机获得的数据所证实。那么，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多的勺鸡被捕食呢？

这个问题，我一直思考了很久也没有得到一个最终的答案。或许是因为勺鸡羽毛有更醒目的特征，而使得被捕食后的痕迹在林子里更容易被人发现？或许是勺鸡更喜欢在相对开阔的林子里活动，因而使得它们更容易被猛禽攻击？还是说勺鸡就是比血雉更傻更笨？

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在北京的周三课堂上见到了景仰已久的张正旺老师，就把这个萦绕心中很久的问题拿出来向他请教。张老师略加思索，告诉我另外一个可能性：在非繁殖期，血雉常常会聚群，形成数只乃至数十只的大群。这样的话，对整个群体来说，就有更多的眼睛在警惕着威胁，面对捕食者时，群里的每一个个体被捕食的概率也大大降低；而勺鸡在非繁殖期较少聚群，或聚群的规模不大，相应的每个个体被捕食的概率就大大超过了血雉。

原来如此！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这个解释更加合理也更加令人信服。虽然是否果真如此还需要行为学、生态学方面更深入的研究，但那么多的勺鸡惨遭不幸，很可能就是——落单的代价。

四川雉鹑——经幡下的宁和

四川雅江县帕姆岭寺的四川雉鹑，在观鸟的圈子里是小有名气的。不仅仅是为着面对人类时那触手可

及的距离，更是为着藏传佛教如咒的颂经声中，神山、经幡掩映下那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片宁和。

到甘孜之前，对于藏区的藏传佛教和神山圣湖，仅仅只是有着概念化的印象，空洞而虚幻。但当我第一次亲身登上海拔4680米的子梅垭口，贡嘎山迎面扑来，带来的那不仅是视觉上，更是精神上的震撼，让人心中不由自主升起一种想要顶礼膜拜的冲动。任何的相机和DV都无法记录和再现那样的景观。就在那一刻，才捕捉到了一丝明悟，何以藏区的先民会产生并延续下神山圣湖的崇拜。那不仅仅是宗教的因素，即使没有外来的佛教、本土的苯教，对神山的敬畏仍会发乎于心。对于那些源起于江河下游平原区的文化来说，如果没有切身实地的体会，是难以真正理解其中内涵的。

帕姆岭，就是这么一个千百年来的圣地；而帕姆岭的四川雉鹑，就是对这片圣地最完美的注脚。

走在帕姆岭神山小转经的路线上，随时都可能遇到或单独或成群的四川雉鹑。完全没有其他地方野生动物对于人类那种骨子里的紧张与恐惧，这里的四川雉鹑只是如同老友般的从你身边踱过，偶尔留下几个好奇的眼神。面对大红僧袍着身的喇嘛，这些雉鹑更是可以毫无戒心地凑到跟前，从喇嘛低伸的手中啄食几粒谷米。“它们就是这神山的一部分！”喇嘛肯定地告诉我，脸上绽出一个憨憨的笑容。

浓墨重彩的寺庙，云蒸霞蔚的雪峰，安谧祥和的村庄，寂静幽邃的森林，经幡，喇嘛，杜鹃，雉鹑，一片宁和，如归心灵之家园……

斑尾榛鸡——邂逅与重逢

2005年7月初，还是在王朗自然保护区，与一位国外来的朋友一起做动物痕迹样线调查。走在林间的小道上，打头的保护区工作人员突然停了下来，回头朝我们打出不要出声的手势，并示意我们往右前方的林子里看。顺着他手指的方向，一只满身斑驳花色的雉类正在林下的杜鹃灌丛中警惕地盯着我们。“斑尾榛鸡！”我轻轻叫了出来，然后打手势让旁边的外国朋友取出包里的DV拍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斑尾榛鸡，而且只有四五米远的距离，肉眼就可以清楚地辨认出这是一只成年雌体，而在望远镜的视野中，她的每根羽毛都是那么清晰。奇怪的是，这只榛鸡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和我们对视了将近一分钟，不像其他雉类常见到的那样转身就跑。她似乎是在观察我们下一步的动向。我心中一动，“难道附近还有小鸡？”放下望远镜，再用

肉眼仔细搜索她附近的灌丛，果不其然，两只毛茸茸的小家伙也正躲在草堆里向我们张望。看那体型和绒毛，估计是出壳刚一周左右的雏鸟。怪不得这位做母亲的要待在那而不是转身跑开。又过了大概半分钟，这位母亲判断出我们没有敌意，而且暂时不会往前走，这才低低地咕了一声，招呼两个孩子继续前行。原来他们是要穿过小路，刚才才是被突如其来的我们打断了。看着一家母子三口逐渐隐匿在灌丛中的背影，我在心中不禁默默祝愿，希望他们能够在这险象环生的森林里平平安安。

两个月后，根据调查计划的安排，我们在距离这次遭遇地点大约 200 米的地方设置了红外触发相机，做大中型兽类和雉类的监测。照片冲洗出来之后，我惊喜的发现，其中一张照片上，一只成年的雌性斑尾榛鸡正歪着脑袋盯着相机的镜头，似乎在研究这个怪物是何方神圣；而在她的身后，两只半大的亚成体正自顾自地在草丛中翻找着食物。“哦，你们果然平安长大了！”看着照片上的这一家子，我笃信这就是 2 个月前邂逅的那母子一家，似乎是缘份，让我们又以这样的形式而重逢。

白马鸡——演化的链条

一直都觉得，马鸡看起来给人以高贵典雅的印象，尤其是白马鸡，浑身雪白的羽毛，配以红色的脸颊，长长的耳簇，高耸的尾羽，烘托出足以傲视群鸡的气质。

2006 年 9 月，和闻丞，申小莉，杜科，mib 一起到甘孜地区的川西高原做鸟类调查，第一次在野外见到白马鸡。宽阔的沟谷中，通常是未见其影已先闻其声，响彻山谷的叫声更增添了些许的霸气。由于已近繁殖后期，白马鸡开始聚群，数十只个体的大群在稀疏的高山栎灌丛中穿行，远远望去有如白色的羊群，又添几分壮观。

对白马鸡更多的思考，来自回到北京后，周三课堂上闻丞和赵欣如老师的启发。他们由马鸡属 4 个物种（褐马鸡，蓝马鸡，白马鸡，藏马鸡）的形态特征和地理分布格局推演开去，讨论这几个物种和相关亚种的系统发生与扩散演化。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回来之后，我又查了一些相关的文献，发现这个问题在学界也有不同的争论：一部分学者认为白马鸡（及藏马鸡）是相对原始的种类，蓝马鸡与褐马鸡亲缘关系较近；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褐马鸡是最原始的种类，蓝马鸡与白马鸡亲缘关系较近。两种观点各自有解剖、形态、行为、遗传或分子方面的证据支持。但较为一致的看法是，马鸡的祖先应该起源于川滇藏交界处的喜马拉雅东部和横断山地区，由于地质运动、冰期作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在扩散的过程中逐渐发生分化与隔离，形成现生的各个种类。或许，学术界的争论还会长时间地继续下去，对于普通的观鸟者来说，了解一些物种背后自然历史和系统演化方面的背景，就可以在野外搜寻、欣赏鸟类的同时，多加入一些大尺度的思考，给我们的观鸟带来更多的收获。





《各地鸟会专栏》

福建省观鸟会

Fujian Bird Watching Society

www.fibirds.org



After two years' negotiation with the exploitation company, it was finally successfully kept two important habitats for birds in the city around Huan'an, the area is around 700 ha Organized a wild bird watching with citizens on the World Environmental Day.

Explored a new bird watching place: Baisha Forest Farm in Minhou.

Opened identification training class on birds of prey and shorebird.

Found that the beacon makes great influence on Chinese Egrets' breeding and inhabit.

Held three periods of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activities named "Hello, Nature".

Members tutored the 2008 callan forest class summer camp.

There are 783 members in due form up to 24th July.

Appraised as "Fujian Excellent Environmental Volunteer Organization".

1. 6月4日, 经过两年的沟通协商, 福建省观鸟会促使福建融侨置地公司在其开发的3000多亩淮安地块上保留2个面积约为700亩的鸟类重要栖息地, 为保护难得的城区鸟类重要栖息地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 6月5日, 杨金代表福建省观鸟会作为福建省环保

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在全省纪念世界环境日会议上发起节能减排的倡议。

3. 6月7日, 为纪念世界环境日活动, 福建省观鸟会组织了大约30名会员和市民到野外观鸟。

4. 6月15日, 福建省观鸟会观鸟部继续开展新的观鸟路线探寻活动, 开辟了闽侯白沙林场观鸟新地点。

5. 6月24日和7月7日, 福建省观鸟会举办了猛禽鉴别和鸬鹚类鉴别的内部培训会。

6. 6月27-28日, 高川、翁桢娥等4名会员赴福建鸟岛开展每年一度的黄嘴白鹭考察行动, 记录到34只黄嘴白鹭。鸟岛因为建设灯塔破坏很大, 尤其对黄嘴白鹭的繁殖和栖息有巨大的影响。福建省观鸟会已经提交报告给有关部门, 呼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这个重要的黄嘴白鹭繁殖地。

7. 6月29日, 福建省观鸟会生态部召开大会, 就协会执行的5个鸟类和植物调研项目做了中期汇报, 为后期项目的更好、更快的执行和管理总结了宝贵经验。

8. 7月3日, 福建省观鸟会组织福州市教育局团干60多位老师在福州森林公园开展观鸟活动。

9. 7月12日——8月2日, 福建省观鸟会和福建最大的报纸媒体《海峡都市报》合作, 开展三期“你好, 自然”环境教育活动, 带领福州市民和小孩共300多人, 在福州森林公园分别开展了3次观鸟、认识植物和赏虫活动, 取得良好的效果。

10. 7月13-15日, 福建省观鸟会会员林维、林晨应邀参加2008青少年森林学堂夏令营活动, 为营员开展讲座、观鸟、认识植物和赏虫的指导工作。

11. 7月24日协会秘书处整理会员资料, 统计出协会现有正式会员783名。

《绿野寻踪》节目简介

中央电视台《绿野寻踪》栏目是由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中央电视台青少年中心共同实施、精心策划拍摄的少儿节目。

节目以我国特有的野生动物, 野生植物、自然保护区、森林、湿地为实景, 以6-12岁少年儿童为收视主体, 通过与少年儿童互动、寓教于乐的形式, 向少年儿童普及有关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保护和自然保护区等方面的知识。

《绿野寻踪》节目2006年3月24日首播, 已制作、播出147期。在节目播出的少儿频道收视率一直稳居同时段之首, 得到了业内同行和社会的充分肯定。目前全国已有112所小学自愿加入《绿野寻踪》小小三元学校; 为配合节目拍摄, 还在全

国确定了一批自然保护区、野生动物园作为节目固定的拍摄基地。

《绿野寻踪》节目是国家林业局赠送给青少年的一份“绿色厚礼”, 2008年将继续制作播出。希望自然保护界及其他关心生态教育的各界人士积极支持与关注, 为栏目提供建议、意见及素材、线索, 共同为繁荣生态文化和推动未成年人生态文明建设而努力, 在广大青少年心中播下的绿色种子。

节目播出时间: 每周五21:25分

节目组联系方式: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东街18号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绿野寻踪》节目组

邮编: 100714 电话: 010-84239408

12. 7月26日, 倪光辉及其太太、刘芳、杨金四名会员应邀到福州鼓楼实验第三小学开展环境教育活动, 开展了讲座和图片展览。

13. 7月31日, 协会各部门召开会议, 确定了今年下半年的观鸟活动推广计划, 将扩大在福州森林公园推广观鸟活动的力度, 吸纳更多新生力量, 第一期活动在8月16日举办。

14. 7月份, 福建省观鸟会被评为“福建省优秀环保志愿者组织”。

15. 7月下旬, 福建省观鸟会姜克红、陈林、郑建平、高川、张浩、杨金等会员参加首届闽江口湿地摄影大赛, 几乎囊括了所有奖项, 获得市民的一致好评。

深圳市观鸟协会

Shenzhen Bird
Watching Society

www.szbird.org.cn



The synchronized investigation of water birds in Mipu-Back Bay of May and June processed as scheduled.

Many lectures and communicating activities including: identify wild tigers in China; identify familiar birds of prey and the bird watching courses in Yunnan, Guizhou, Xinjiang and Qinghai.

Hel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ducation project report and the item report in high school.

1、5月11日“米埔—后海湾同步水鸟调查”如期举行, 本次同步调查录得26种1127只水鸟。

2、5月31日—6月1日, 组织会员及家属前往惠东海龟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六一海龟湾大行动”联谊活动。参观了保护区的海龟标本馆、海龟产卵场、海龟养殖馆等, 并组织了盐洲岛观鸟, 欣赏当地红树林的特别景致。

3、6月8日“米埔—后海湾同步水鸟调查”在短时大雨中如期进行, 一共录得15种950只水鸟。

4、6月8日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冯利民博士为协会会员举办了一场“虎来了!”专题讲座。一位追踪中国野生虎踪迹4年多的年轻研究者将从热带雨林中走来和我们分享他的研究和发现。讲述华南虎喧嚣之后, 中国的野生老虎到底在哪里? 中国还有多少老虎? 他们实际生活状况怎样? 我们还有机会拯救这种美丽的大猫吗?

5. 6月12日协会调查专职董文晓为协会会员举办了“福田红树林保护区禽流感监测交流会”及“深圳常见猛禽辨认识别”讲座, 并与会员就深圳水鸟调查进行了意见交流, 做了猛禽辨认的找别扭游戏。

6. 6月19日协会会员甘礼清应邀为协会会员举办一场“云南、贵州、新疆、青海观鸟路线”专题交流会, 介绍了各路线特色鸟点及注意事项。香港观鸟会的孔思

义、黄亚萍夫妇也前来为大家介绍四川木里的白点鹇发现之旅以及云南景东哀牢山的灰头斑翅鹇观察之旅, 并与会员就鸟况等注意事项进行了广泛深入交流。

7. 6月25日, 爱普生珠三角保育概况研究及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2007/2008年度计划)——深圳高校学生可持续发展教育项目高校学生报告会于深圳高职院校举行。高职院校指导老师李保军和深圳市观鸟协会鞠立红、王霞听取了各个小组的项目汇报, 并由李保军老师做了项目总结汇总, 随后各小组还就项目中的困难等事宜进行交流。



浙江野鸟会

Zhejiang
Wild Bird Society

www.zjbird.cn

Members attended "Paradise of birds" activity of watching and photographing birds at Beidaihe. They won a prize.

The activity of "Taking care of the little Mandarin Duck at West Lake" initiated by Zhejiang Wild Bird Society was selected as "Volunteer activity of Every Citizen" of the 2008 Ten Annual Phenomenon of Life Characteristics in Hangzhou.

Our members tutored more than 30 pupils from Hangzhou Juvenile Palace watching birds at Xiaozhu Lake in Deqing.

1、4月下旬, 浙江野鸟会会员徐瑞康、储伏龙参加了由北京蜂鸟网组织的北戴河“鸟的天堂”观鸟摄影活动。其中徐瑞康的作品《北戴河的晨曦》获得二等奖, 储伏龙的《中华秋沙鸭飞翔》等5幅作品获得优秀作品奖。

2、5月31日上午, “2008杭州生活品质主题点评交流发布会”在萧山举行, 由浙江野鸟会发起的“西湖小鸳鸯守护行动”入选2008十大年度现象之“志愿活动全民参与”现象。浙江野鸟会副会长钱斌代表上台领奖。

3、7月2—3日, 浙江野鸟会会员程国龙指导杭州市少年宫30多位小朋友在德清下渚湖观鸟, 此行观察到了小鸊鷉、白鹭、黑鸢等17种鸟, 并且拍摄到了有“水凤凰”之称的当地特色鸟种水雉。

4、7月9日, 浙江野鸟会会员宋建跃、马德东、谢营乔、应邀前往福州闽江口拍鸟, 在福建鸟友军长(网名)的指引下, 拍到了栗喉蜂虎和“神话之鸟”黑嘴端凤头燕鸥的精彩照片。

5、7月12日, 浙江野鸟会会员程国龙、黄秦等10人前往浙江临安清凉峰观鸟, 全天观察到褐河乌、栗腹矶鹬等33种鸟, 其中有赤腹鹰、鹰雕、红隼3种猛禽。



武汉观鸟会

Wuhan Bird
Watching Society

www.whbws.org

Chairman Zhu Mihui was elected to be the assistant director commissary which belongs to Young Person Ecological Moral Education Commissary of Hubei Wild Animal and Botany Protection Association.

Held 2008 Wild Birds Photography Annual Meeting with the 2008 Wild Birds Photography Match.

Set up the "Provided Measure of Small Quantum Fund for Bird Watching and Bird Species Investigation Project in Province".

Held an activity aiming at finding birds of prev at Jiufeng Shan Forest Park.

1. 5月29日, 湖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召开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协会5个下设机构以及机构聘任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其中武汉观鸟会会长朱冕辉当选未成年人生态道德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 6月7-8日, 武汉观鸟会2008年野生鸟类摄影年会暨2008年度野生鸟类摄影比赛在湖北京山县三阳镇举行。此次比赛采用现场摄影、现场投稿、现场评选、现场颁奖方式进行。特邀著名野生生态摄影师奚志农及国内知名鸟类摄影人胡少荣老师担纲评委。来自武汉观鸟会及兄弟观鸟会的30余名鸟友参加了比赛, 比赛最终评出一、二、三等奖以及单筒小数码奖、图鉴摄影奖、新纪录奖、珍稀物种奖等各一名。此次比赛全程由詹从旭先生提供赞助,

3. 为探明湖北省内鸟种资源状况, 加强鸟会会员活动组织, 同时贯彻鸟会经费用于鸟会会员原则, 从2008年6月起, 武汉观鸟会设立《省内观鸟活动暨鸟种普查项目小额资金发放办法》, 办法规定: 凡2008年8月1日起至2009年2月27日之间, 武汉观鸟会会员在武汉市内非指定区域和湖北省内指定区域进行观鸟活动并可以提交详尽观鸟记录的都可以称之为湖北省内观鸟活动暨鸟种普查项目, 并可据此向武汉观鸟会常务理事会申请小额经费。

4. 2008年6月29日, 武汉观鸟会会员前往九峰山森林公园开展寻找猛禽活动。

5. 2008年5月31日、7月5日, 武汉观鸟会近10名会员先后赴河南罗山董寨自然保护区观鸟, 共观测到鸟类约60种。

【特色鸟讯】

 7月26日, 哈纳斯贾登峪, 欧歌鸫5只, 林柳莺1只 [刘阳、苟军等];

 7月27日 连云港车牛山岛, 白斑军舰鸟1只 [章麟、雷铭 等];

 7月27日 新疆哈巴河附近, 黑腹沙鸡17只, 草原鹑 3只 [苟军等];

 7月29日 新疆北屯附近, 白鹡鸰 1只 [苟军等];

 8月2日 栗背短翅鸫1只, 四川西岭雪山, [危骞];

 8月2日 昌吉青格达湖, 欧石鸫2只 [苟军等];

 8月3日 江宁东善桥林场, 秃鹫1只 [李航];

 8月17日 江苏如东, 勺嘴鹬 6只 [章麟];

 Five Song Thrushes and one Wood Warbler were recorded at Jiadengyu in Hanasi on 26th July [Liu Yang, Gou Jun, etc.]

 One Lesser Frigatebird was recorded at Cheniushan Island, Lianyungang on 27th July [Zhang Lin & Lei Ming & etc.]

 17 Black-bellied Sandgrouses and three Pallid Harriers were recorded near Haba River in Xinjiang on 27th July [Gou Jun & etc.]

 One Great White Pelican was recorded near Beitun, Xinjiang on 29th July [Gou Jun & etc.]

 One Gould's Shortwing was recorded at Xiling Jokul in Sichuan on 2nd August [Wei Qian]

 Two Eurasian Thick-knees were recorded at Qinggeda Lake in Changji on 2nd August [Gou Jun & etc.]

 One Cinereous Vulture was recorded at Dongshanqiao Forest Farm in Jiangning on 3rd August [Li Hang]

 Six Spoon-billed Sandpipers were recorded at Rudong, Jiangsu on 17th August [Zhang Lin]



中国望远镜专家

—— 追求完美 演绎自然



COSIN BIRDER 守望者 系列观察镜，特别采用高级ED光学镜片全面多层镀膜，带给您高对比度的清晰画面。无论是观鸟还是野外考察，她都有强大的目镜群和各种摄影组件供您选择，提供您极度锐利且色彩最真实的光学影像，让您轻松观察最细致的自然生态美景。

COSIN 光擎®

卓越品质 专业之选

Tel: +86 0377 6335 7458

Web: <http://www.cosin.cn>



徕卡——光学技术的引领者

秉承100年观察仪器制造经验，徕卡又一光学力作诞生了。采用坚固镜身、萤石镜片和 AquaDura™ 防水镀膜的全新Leica Ultravid HD系列望远镜将为您带来无比震撼的感官享受。请洽兴华拓展徕卡陈列中心 或 登陆网站 www.leica-camera.com 了解详情。



SCHMIDT MARKETING